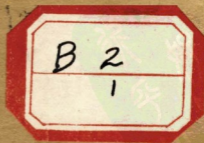


子書三十二種

題 王宜之



荀子

序

嘉善謝氏校本

荀子生孟子之後最為戰國老師太史公作傳論次諸子獨以孟子荀卿相提並論餘若談天雕龍炙轂及慎子公孫子尸子墨子之屬僅附見於孟荀之下蓋自周末歷秦漢以來孟荀並稱久矣小戴所傳三年問全出禮論篇樂記鄉飲酒義所引俱出樂論篇聘義子貢問貴玉賤珉亦與德行篇大同大戴所傳禮三本篇亦出禮論篇勸學篇即荀子首篇而以宥坐篇末見大水一則附之哀公問五義出哀公篇之首則知荀子所著載在二戴記者尚多而本書或反闕佚愚竊嘗讀其全書而知荀子之學之醇正文之博達自四子而下洵足冠冕群儒非一切名法諸家所可同類共觀也觀於議兵篇對李斯之問其言仁義與孔孟同符而責李斯以不探其本而索其末切中暴秦之弊乃蘇氏譏之至以為其父殺人其子必且行劫然則陳相之從許行亦陳良之咎與此所謂欲加之罪也荀子在戰國時不為游說之習鄙蘇張之縱橫故國策僅載諫春申事大旨勸其擇賢而立長若早見及於李園棘門之禍而為孺人憐王之詞則先幾之哲固異於朱英策士之所為故不見用於春申而以蘭陵令終則其人品之高豈在孟子下顧以嫉濁世之政而有性惡一篇且詰孟子性善之說而反之於是宋儒乃交口攻之矣嘗即言性者論之孟子言性善勉人以為善而為此言荀子言性惡蓋嫉人之為惡而為此言要之繩以孔子相近之說則皆為偏至之論謂性惡則無上智也謂性善則無下愚也韓子亦疑於其義而為三品之說上品下品蓋即不移之旨而中品則視習為轉移固勝於二子之言性者矣然孟子偏於善則據其上游荀子偏於惡則趨乎下風由情時疾俗之過甚不覺其言之也偏然尚論古人當以孔子為權衡過與不及師商均不失為大賢也此書自來無解詁善本唐大理評事楊倞所注已為最古而亦頗有舛誤向知同年盧抱經學士勘核極為精博固從借觀校士之暇輒用披尋不揆擣昧閒附管窺皆正楊氏之誤抱經不我非也其援引校讐悉出抱經參互考證往復一終遂得蕝事以墉譎陋誠不足發揮儒術且不

欲攘人之美而抱經頗致書屬厚因舉其大要略綴數語於簡端並附著書中所未及者二條於左云

乾隆五十一年歲在丙午六月既望嘉善謝墉東墅甫題於江陰學使官署時年六十有八 荀卿又稱孫卿

自司馬貞頗師古以來相承以為避漢宣帝諱故改荀為孫考漢宣名詢漢時尚不諱嫌名且如後漢李恂

與荀淑荀爽荀悅荀或俱書本字詎反於周時人名見諸載籍者而改稱之若然則左傳自荀息至荀瑶多

矣何不改耶且即前漢書任敖公孫敖俱不避元帝之名驚也蓋荀音同孫語遂移易如荆軻在衛衛人謂

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荆卿又如張良為韓信都潛夫論云信都者司徒也俗音不正曰信都或曰司徒

或勝屠然其本一司徒耳然則荀之為孫正如此比以為避宣帝諱當不其然 漢志孫卿子三十二篇隋

志則稱十二卷漢志又載孫卿賦十篇今所存者僅禮知雲蠶歲其末二篇無題相其文勢其小歌曰以下

皆當為致春申君書中之語而國策於曷惟其向下尚有詩曰上帝甚神無自瘵也韓詩外傳亦然此尤見

卓識今本文脫去而其謝申君書亦不載楊氏注亦未之及此等似尚未精審也

荀子讎校所據舊本并參訂名氏

影鈔大字宋本 元刻纂圖互注本 此乃當時坊間所梓脫誤差舛不一而足然正以未經校改之故其本真翻未盡失書中頗多採用 明虞氏王氏

合校刻本 明世德堂本 明鍾人傑本 有詳點 江陰趙曦明敬夫 金壇段王裁若膺

海寧吳騫槎客 吳縣朱與文游 江都汪中容夫 餘姚盧文弨紹弓 嘉善謝墉金園

輯校 輯諸家之說并附所見上皆增一圖圓以別于楊氏之注其引用各書不具列

荀子序

昔周公稽古三王之道損益夏殷之典制禮作樂以仁義理天下其德化刑政存乎詩至於幽厲失道始變風

變雅作矣平王東遷諸侯力政連五霸之後則王道不絕如綫故仲尼定禮樂作春秋然後三代遺風弛而復

變雅作矣平王東遷諸侯力政連五霸之後則王道不絕如綫故仲尼定禮樂作春秋然後三代遺風弛而復

張而無時無位功烈不得被於天下但門人傳述而已陵夷至於戰國於是申商苛虐孫吳變詐以族論罪殺人盈城談說者又以慎墨蘇張為宗則孔氏之道幾乎息矣有志之士所為痛心疾首也故孟軻闡其前荀卿振其後觀其立言指事根極理要敷陳往古持挈當世撥亂興理易於反掌真名世之士王者之師又其書亦所以羽翼六經增光孔氏非徒諸子之言也蓋周公制作之仲尼祖述之荀孟贊成之所以膠固道至深至備雖春秋之四夷交侵戰國之三綱弛絕斯道竟不墜矣倖以末宦之暇頗窺篇籍竊感炎黃之風未洽於聖代謂荀孟有功於時政尤所耽慕而孟子有趙氏章句漢氏亦嘗立博士傳習不絕故今之君子多好其書獨荀子未有注解亦復編簡爛脫傳寫謬誤雖好事者時亦覽之至於文義不通屢掩卷焉夫理曉則愜心文舛則忤意未知者謂異端不覽覽者以脫誤不終所以荀氏之書千載而未光焉輒用申抒鄙思敷尋義理其所徵據則博求諸書但以古今字殊齊楚言異事實參攷不得不廣或取偏旁相近聲類相通或字少增加文重刊削或求之古字或徵諸方言加以孤陋寡傳愚昧多蔽穿鑿之責於何可逃曾未足粗明先賢之旨適增其蕪穢耳蓋以自備省覽非敢傳之將來以文字繁多故分舊十二卷三十二篇為二十卷又改孫卿新書為荀卿子其篇第亦頗有移易使以類相從云時歲在戊戌大唐睿聖文武皇帝元和十三年十二月也

申抒三十二篇四字元刻無又荀子序作荀卿子與諸書所引合

傳習不絕俗間本作

### 荀子新目錄

#### 第一卷

勸學篇第一

脩身篇第二

#### 第二卷

不苟篇第三

榮辱篇第四

#### 第三卷

非相篇第五

非十二子篇第六

仲尼篇第七

#### 第四卷

儒效篇第八

第五卷 王制篇第九

第六卷 富國篇第十

第七卷 王霸篇第十一

第八卷 君道篇第十二

第九卷 巨道篇第十三

第十卷 議兵篇第十五

第十一卷 強國篇第十六

第十二卷 正論篇第十八

第十三卷 禮論篇第十九

第十四卷 樂論篇第二十

第十五卷 解敵篇第二十一

第十六卷 正名篇第二十二

第十七卷 性惡篇第二十三

第十八卷 成相篇第二十五

第十九卷 大略篇第二十七

第二十卷 宥坐篇第二十八

子道篇第二十九

法行篇第三十

哀公篇第三十一

堯問篇第三十二

致仕篇第十四 劉向元目亦作致仕其當篇皆作致士當由古仕與士本通也

天論篇第十七

君子篇第二十四  
賦篇第二十六

荀子後序

荀卿新書三十二篇

案宋本新書下月十二卷二字或疑是二十卷皆非也但作三十二篇為今本漢書藝文志作三十三篇誤也

勸學篇第一

修身篇第二

不苟篇第三

榮辱篇第四

非相篇第五

非十二子篇第六

仲尼篇第七

成相篇第八

儒效篇第九

致仕篇第十五

富國篇第十一

王霸篇第十二

君道篇第十三

臣道篇第十四

樂論篇第二十一

議兵篇第十六

強國篇第十七

天論篇第十八

正論篇第十九

樂論篇第二十一

解蔽篇第二十一

正名篇第二十二

禮論篇第二十三

宥坐篇第二十四

子道篇第二十五

性惡篇第二十六

法行篇第二十七

哀公篇第二十八

天略篇第二十九

堯問篇第三十

君子篇第三十一

賦篇第三十二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讎中孫卿書凡二百二十二篇以相校除復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

二篇皆以定殺青簡書可繕寫孫卿趙人名況方齊宣王威王之時案史記威王在宣王之前風俗聚天下通窮通篇作齊威宣王之時是也

賢士於稷下尊寵之若鄒衍田駢淳于髡之屬其眾號曰列大夫皆世所稱咸作書刺世是時孫卿有秀才年

五十始來游學案史記亦作年五十誤當從風俗通諸子之事皆以為非先王之法也孫卿善為詩禮易春秋至齊襄王時孫卿最為老師齊尚脩列大夫之缺而孫卿三為祭酒焉齊人或讒孫卿孫卿案宋本不重乃今據史記補

適楚楚相春申君以為蘭陵令人或謂春申君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孫卿賢者也今與之百里地楚其危

乎春申君謝之孫卿去之趙後客或謂春申君曰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強故

賢者所在君尊國安今孫卿天下賢人所去之國其不安乎春申君使人聘孫卿案楚策四韓詩孫卿遺春外傳四聘俱作請

申君書刺楚國因為歌賦以遺春申君春申君恨復固謝孫卿孫卿乃行復為蘭陵令春申君死而孫卿廢因

家蘭陵季斯嘗為弟子已而相秦○宋本脫記字今據史記補及韓非號韓子又浮丘伯皆受業為名儒孫卿之應聘於諸

侯見秦昭王昭王方喜戰伐而孫卿以三王之法說之及秦相應侯皆不能用也至趙與孫臏議兵趙孝成王

前孫臏為變詐之兵孫卿以王兵難之不能對也卒不能用孫卿道守禮義行應繩墨安貧賤孟子者亦大儒

以人之性善孫卿後孟子百餘年孫卿以為人性惡故作性惡一篇以非孟子蘇秦張儀以邪道說諸侯以大

貴顯孫卿退而笑之曰夫不以其道進者必不以其道亡至漢興江都相董仲舒亦大儒作書美孫卿○宋本漢興以

下十七字似不當在此應在孫卿卒不用於世老於蘭陵疾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乎巫祝

信機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宋本無亂俗二字從史記增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

美蘭陵而趙亦有公孫龍為堅白同異之辭處子之言○案史記作處子之言徐廣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楚

有尸子長廬學芋子皆著書○案宋本廬作廬古可通用今從史記取易曉耳史記芋子作吁子索隱曰吁音

古云芋音押與此又不同然非先王之法也皆不循孔氏之術唯孟軻孫卿為能尊仲尼蘭陵多善為學蓋以孫卿也長老

至今稱之曰蘭陵人喜字為卿蓋以法孫卿也孟子孫卿董先生皆小五伯以為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皆羞稱

五伯如人君能用孫卿庶幾於王然世終莫能用而六國之君殘滅秦國大亂卒以亡觀孫卿之書其陳王道

甚易行疾世莫能用其言悽愴甚可痛也嗚呼使斯人卒終於閭巷而功業不得見於世哀哉可為實涕其書

比於記傳可以為法謹第錄臣向昧死上言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讐中孫卿書錄 將仕郎守秘書省著作佐郎充御史臺主簿臣王

子韶同校 朝奉郎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上騎都尉賜紫金魚袋臣呂夏卿重校



君子曰學不可以已青取之於藍而勝於藍冰水為之而寒於水

以喻學則才過其本性也○青取於藍從

於木直中繩絲以為輪其曲中規雖有槁暴不復挺者輮使之然也

轉風稿枯暴乾也○輮謂用繩索絞之也

作暴疾有所起也○顏氏家訓分之亦極明今此字注雖訓乾然因乾而暴起則下當以卒染考工記輪人槁作

款鄭注云款款暴陰柔後必燒滅煇華暴起釋文步角反劉步莫反一音蒲報反又注贏舊本說作贏○榮贏

緩也○今據晏子雜上篇改正亦作贏故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參省身知

請為智行下孟反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大謂有

于越夷貉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于越猶言於越○吳邑也○貉東夷同聲謂啼聲○宋本

作于越今从元刻與大戴禮同注于越舊作吳皮說所引呂氏春秋見知分篇次非俗本於越飛雁○宋本

本與呂氏同呂氏于越作于遂淮南子同注于音寒國策作于遂然楊氏自作于越故以於越為釋○詩曰嗟

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詩小雅○明之篇○靖謀介助景大也○無恒安息成

聽而助之福引此詩以喻勤學也神莫大於化道福莫長於無禍為學則自化道故神莫大焉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

所學也吾嘗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足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

聞者彰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絕過善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皆以

身在假于學生非異言與眾人同也南方有鳥焉名曰蒙鳩以羽為巢而編之以髮繫之葦苕風至苕折卵破子死巢非不完也

所繫者然也蒙鳩鷓鴣也○苕葦之秀也○今巧婦鳥之巢至精密多繫于葦竹之上是也○蒙當為茂方言云鷓鴣

葦之危也○說苑客謂孟嘗君曰鷓鴣巢于葦苕著之以髮可謂完矣○大風至則苕折卵破者何也○所托者然

也○蒙蒙鳩大戴禮作蛟鳩方言作茂雀蛟讀如芒蒙蛟疾一聲之轉皆謂細也○蒙與蟻蟻音義近楊云當為

荀子

卷一

勸學篇

育文書局石印

地蓋生南陽亦生西方也射音亦注鳥扇宋本與本草同元蓬生麻中不扶而直蘭槐之根是為芷其漸之

修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質非不美也所漸者然也蘭槐香草其根是為芷也本草白芷一名白芷陶宏景云

類之起必有所始榮辱之來必象其德肉腐出蟲魚枯生蠹怠慢忘身禍災乃作強自取柱柔自取束則以為

也草木疇生禽獸群焉物各從其類也疇與傳同類也是故質的張而弓矢至焉林木茂而斧斤至焉所謂名禍也

樹成陰而眾鳥息焉醞酸而蚘聚焉喻有德則者眾故言有召禍也行有招辱也君子慎其所立乎禍福如此不可不慎所立不可不慎

即謂學也○慎其元刻作其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循焉神明自得謂自通于神明

本縮作備與大戴同故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半步曰跬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江海宋本與大戴同元刻作江河騏驥一躍

不能十步驚馬十駕言駕馬十度引車則亦及騏驥之一躍據下云駕馬十駕則亦及之此亦當同疑脫一作

十皆是諺字里海為韻步舍為韻古音如是晉書虞溥傳功不在舍此句當連上文銜而舍之朽木不折銜而不舍金

石可鏤反春秋傳曰陽虎借邑人之車鏤其軸也蟻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強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與

蛇字無注末蛇也正文蟻字今上元刻蟹六跪而二螯非蛇蟻之穴無可寄托者用心躁也跪足也韓子以刑足

鉞者許叔重說文云蟹六足二螯也○案說文蟹有二教是故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

赫赫之功冥冥惛惛皆專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爾雅云四達謂之衢孫炎云衢交道四出也或曰衢

衡古之遺言與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兩不字下家本俱有能騰蛇無足而飛爾雅云騰蛇郭璞云

也梧鼠五技而窮梧鼠當為鼯鼠蓋本誤為鼯字傳寫又誤為梧耳技不能也言技能雖多而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

也梧鼠五技而窮梧鼠當為鼯鼠蓋本誤為鼯字傳寫又誤為梧耳技不能也言技能雖多而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

也梧鼠五技而窮梧鼠當為鼯鼠蓋本誤為鼯字傳寫又誤為梧耳技不能也言技能雖多而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

也梧鼠五技而窮梧鼠當為鼯鼠蓋本誤為鼯字傳寫又誤為梧耳技不能也言技能雖多而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

也梧鼠五技而窮梧鼠當為鼯鼠蓋本誤為鼯字傳寫又誤為梧耳技不能也言技能雖多而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

人○案本草云地蝱一名能鼠易釋文及正義皆引詩曰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

心如結兮故君子結於一也如詩曹風尸鳩篇毛云尸鳩鴉類也尸鳩之養七子且從上而下暮從下而上平均

翰毛傳元刻作結昔者瓠巴鼓瑟而流魚出聽蘇巴鼓琴鳥舞魚躍○流魚大戴禮作沈魚論衡作鱣魚鱣亦

與沈音近恐流字誤韓詩外傳作潛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伯牙古之善鼓琴者亦不知何代人六馬天子路

之馬六者示有事于天地四方也張衡西京賦曰天子駕彫軫六駿駿又曰六立蚪之奕奕齊騰驥故聲無小

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形謂有王在山而草木潤淵生珠而崖不枯為善不積邪安有不聞者乎崖岸學惡乎

始惡乎終假設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數術也經謂詩書禮謂典禮之屬也其義則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義謂學之意

也真積力久則入力久則能入于學也學至于沒而後止也可怠慢故學數有終若其義則不可須臾舍也

為之人也舍之禽獸也故書者政事之紀也此書所以紀政事詩者中聲之所止也詩謂樂章所以節聲音至于

日中聲以降五降禮者法之大分群類之綱紀也禮所以為典法之大分統類之綱紀類謂禮法所無故學率

之從不容彈矣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也禮有周旋揖讓之敬樂之中也中和謂使人詩書之博也博謂

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也禮有周旋揖讓之敬樂之中也中和謂使人詩書之博也博謂

土風鳥獸草春秋之微也微謂褒貶沮勸微而在天地之間者畢矣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

乎動靜所謂古之學者為己入乎耳著乎心謂聞則志而不忘也端而言蠕而動一可以為法則端讀為喘喘

動也一皆也或喘息微言或蠕蠢微動皆可以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所謂今之學者為口耳之間則四

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韓侍郎云則當為財與纜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

小人之學也以為禽犢禽犢饋獻故不問而告謂之傲傲宣噪也言與戲傲無異或曰讀為嗷嗷然也問

一而告二謂之贊贊即讚字也謂以言強讚助之今贊禮謂之讚讚古字口與言多通○李善注文賦引埤蒼

不告問一不告揚注非傲非也贊非也君子如嚮矣嚮與響同學莫便乎近其人謂賢也禮樂法而不說有大

荀子 卷一 勸學篇 二 育文書局石印

而不詩書故而不切詩書但論先王故事而不委曲切近于人春秋約而不速文義隱約難明不方其人

曲說詩書故而不切詩書但論先王故事而不委曲切近于人春秋約而不速文義隱約難明不方其人

之習君子之說則尊以偏矣周於世矣當其人習說之時則尊高而編故曰學莫便乎近其人學之經莫速乎

好其人隆禮次之若無其人則隆禮為次之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其禮安特將學雜志順詩書而已耳

則末世窮年不免為陋儒而已安語助猶言抑也或作妄或作案荀子多用此字禮記三年問作焉戰國策謂

氏春秋吳起謂商文曰今置質為臣其主安重釋質辭官其主又輕蓋當時人通以安為語助或方言耳特猶

言直也雜識志謂雜志記之書百家之說也言既不能好其人又不能隆禮直學雜說順詩書而已宜免為

陋儒乎言不將原先王本仁義則禮正其經緯蹊徑也所成所出皆若挈裘領誦五指而頌之順者不可勝數

也言禮亦為人之綱領挈舉也誦與屈同頓挈也順者不可勝數言禮皆順矣頓猶不道禮憲以詩書為之

道言說也譬之猶以指測河也以戈舂黍也以錐殮壺也殮同不可以得之矣故隆禮雖未明法士也不隆禮

雖察辯散儒也散謂不自檢束莊子問楛者勿告也楛與若同惡也問楛謂所問非禮義也凡器物堅好者謂

曰若故西京賦曰鸞良雜若史記曰器不苦窳告楛者勿問也說楛者勿聽也有爭氣者勿與辯也故必由其

道至然後接之非其道則避之不接故禮恭而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而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而後可與

言道之致致極也此謂道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傲亦戲也論語曰可與言而不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觀氣色而

言謂之瞽故君子不傲不隱不瞽謹順其身今從元刻與呂東萊讀詩記所引同詩曰匪交匪紆天子所予此

之謂也詩小雅采芣之篇匪交當為彼交言彼與人交接不敢辭緩故受天子之賜予也○案匪亦有波義左

彼也匪紆學之本與詩故合元利及讀詩記所成十四年仍作彼交匪教襄八年引小吳如匪行邁謀杜注匪

此皆論紆學之放與為學之要未亦引詩以証之應為一節宋本分段頗不明故改正至百發失一不足謂善

射千里頭步不至不足謂善御全盡倫類不通仁義不一不足謂善學通倫類謂雖禮法所未該以其等倫比

他義謂造次不離學也者固學一之也一出焉一入焉涂卷之人也或善其善者少不善者多桀紂盜跖也盜

柳下季之弟聚徒九千人于太山之旁侵諸侯孔子說之而不入者或善其善者少不善者多桀紂盜跖也盜

不全不粹之不足以為美也故誦數以貫之之數以貫穿之思求其為其人以處之為擇賢人除

其害者以持養之使目非是無欲見也使耳非是無欲聞也使口非是無欲言也使心非是無欲慮也是謂此

也或曰是謂正學也及至其致好之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聲口好之五味心利之有天下致極也謂不學極恣其性

下之富也或曰學成之後必受榮貴故能盡其欲也是故權利不能傾也羣眾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蕩也蕩動也覆說為學學生乎由是

死乎由是夫是之謂德操死生必由于學德操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我能定故物不能傾移矣能定能應夫是之謂成人

乃為成就之人也內自定而外應物天見其明地見其光君子貴其全也見顯也明謂日月光謂水火金玉天顯其日月之明

### 脩身篇第二

見善脩然必以自存也脩然整飭貌言見善必自整飭使存于身也見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愀然憂懼貌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

也介然堅固貌易曰介如石焉自好自樂其善也不善在身也蕩然必以自惡也蕩請為交突然受害在身也字深本無故非我而當者吾師也是

我而當者吾友也諛諛我者吾賊也故君子隆師而親友以致惡其賊也致猶極也下同好善無厭受諫而能誠雖欲無

進得乎哉小人反是致亂而惡人之非己也致不肖而欲人之賢己也心如虎狼行如禽獸而又惡人之賊己

也諛諛者親諫爭者疏修正為笑至忠為賊雖欲無滅亡得乎哉至忠反詩曰喩喩咎咎亦孔之哀謀之其臧

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此之謂也詩小雅小旻之篇毛云喩喩然患其上咎咎然不思稱乎上鄭云臣

詩致合宋本作○扁善之度以治氣養生則後彭祖以修身自名則配堯禹扁讀為辯韓詩外傳曰君子有辯

謂禮也言若用禮治氣養生壽則不及于彭祖若以修身自為名號則壽配堯禹不朽矣言禮雖不能治氣養

生而長于修身自名以此辨之則善可知也彭祖堯禹名聖封于彭城經虞夏至商七百歲也○案扁外傳作

辯則扁當訓平尚書平秩古作辨章辨秩此謂隆禮之人有平善之度宜於時通利以處窮禮信是也

不當作辨別解後彭祖則得年亦永矣然壽身之益尚小壽世之益更大也凡用血氣志意知慮由禮則治通不由禮則

也言所用修身及時通處窮禮誠是也孟子曰君子窮則獨善其凡用血氣志意知慮由禮則治通不由禮則

修身篇

育文書局石印

趨行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固僻違庸眾而野夷俗也論語曰原壤夷俟固陋也庸凡庸眾人之野鄙野之人故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

成國家無禮則不立詩曰禮儀卒度笑語交獲此之謂也詩小雅楚茨之篇以善先人者謂之教以善和人

者謂之順先謂首倡也和故非謂首倡也和以不善先人者謂之諛諛之言陷也謂以佞言陷之諛是以

非非謂之知能辨是為是非非謂之知非謂之知也非非謂之愚以非為是是以是傷良曰讒害良曰賊是謂是非謂非曰直竊貨

曰盜匿行曰詐易言曰誕趣舍無定謂之無常不恒與人保利非義謂之至賊保安○非義多聞曰博少聞曰淺多

見曰閑閑習也能習其少見曰陋難進曰促促與提提皆易忘曰漏少而理曰治多而亂曰耗少謂舉其要而

耗虛竭也凡物○治氣養心之術以禮修身是亦治氣養心血氣剛強則柔之以調和知慮漸深則一之以易

良漸進也或曰漸浸也子康反詩曰漸車惟勇胆猛戾則輔之以道順胆有胆氣戾愈惡也此性齊給便利則

節之以動止爾雅云齊疾也齊急便利皆捷速狹隘褊小則廓之以廣大卑溼重遲貪利則抗之以高志卑謂

溼亦謂自卑下如地之溼然也方言溼憂也自闕而西凡志而不得欲而不獲高而有墜行而中止皆謂之

或曰卑溼亦謂遲緩也言遲緩之人如有卑溼之疾不能運動也○溼元刻作庸眾驚散則刻之以師友庸眾

濕注發也作優也又卑溼謂過謙恭舊本作亦謂之過謙恭訖今改正庸眾驚散則刻之以師友庸眾

上駕謂材下如駕馬者也散不拘檢者也怠慢僇棄則炤之以禍災僇輕也謂自輕其身也音匹妙反方言楚

刻奪去也言以師友去其舊性也怠慢僇棄則炤之以禍災僇輕也謂自輕其身也音匹妙反方言楚

燭之使知懼愚欵端慤則合之以禮樂通之以思索致誠欵也說文云欵意有所欲也愚欵端慤多無潤凡治

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莫要得師莫神一好徑提徑也神神明也夫是之謂治氣養心之術也志意修則

驕富貴矣道義重則輕王公矣內省則外物輕矣傳曰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此之謂也君子能役物小人為

善所傳聞之言也○正文前兩矣字宋身勞而心安為之利少而義多為之事亂君而通不如事窮君而順焉

窮君小國迫脅之君也言事大國暴亂之君故良農不為水旱不耕良賈不為折閱不市折損也閱賣也謂損

達道而通不如事小國之君順行其道也士君子不為貧窮急乎道○體恭敬而心忠信術禮義而情

音古○業說文云閱其數于門中也史記積日曰士君子不為貧窮急乎道○體恭敬而心忠信術禮義而情

閱此當謂計數歲月之新得有所損耳折常列於

愛人術法橫行天下雖困四夷人莫不貴橫行不順理而行也困窮也言所皆至貴也橫行天下雖困四夷人莫不任體倨固而心執詐術

饒樂之事則能讓端誠信拘守而詳拘守謂守事也橫行天下雖困四夷人莫不任體倨固而心執詐術

順墨而精雜汙相似多明不尚賢不能使之道著書四十一篇墨程宋人號墨子墨子著書三十五篇其術多務儉高精當為情雜汚謂非禮義之言也○墨子書本七十一篇今在者尚有五十四篇橫行天下雖達四方人

莫不賤勞苦之事則偷儒轉脫偷謂趨于事儒亦謂懦弱畏事皆懶惰之義或曰偷當為輸揚子雲方言云橫行天下雖達四方人

程功程役勞後錄檢束也于功程及勞役橫行天下雖達四方人莫不棄行而供冀非清淖也供泰也冀當為

之事急惰而不檢束言不能拘守其詳也橫行天下雖達四方人莫不棄行而供冀非清淖也供泰也冀當為

雅非謂淖于泥淖也人在泥淖中則就就然或曰李巡注循行而俯傾非擊戾也擊戾謂項曲戾不能仰者也

三形尚相近至俗問本竟改作乖即之戾諺之甚矣丁戾乃屈曲之意豈可云乖戾乎偶視而先俯非恐懼也

逐無極與其折骨絕筋終身不可以相及也將有所止之則千里雖遠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胡為乎其不可

以相及也不識步道者將以窮無窮逐無極與意亦有所止之與行步夫堅白同異有厚無厚之察非不察也

公孫龍惠施之曲說異理不可為法也堅白謂離堅白也公孫堅白論曰堅白石三可乎曰不可二可乎曰可

謂目視石但見白不知其堅則謂之白石手觸石則知其堅而不知其白則謂之堅石是堅白終不可合為一

也謂小同異言同在天地之間故謂之大同物各有種類者同故謂之異或曰即莊子所謂大同而與小同異此

故曰此之謂小同異莊子又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言萬物搃謂之物莫不皆同是萬物畢同若分

而別之則人耳目鼻口百體草木枝葉花實無不皆異是物畢異也此其舉同異故曰此之謂大同異莊子又

使復精也凡無厚不可積因于有厚可積故得其大千里千里者舉大之極也然而君子不辯止之也

也止不為倚魁之行非不難也然而君子不行止之也倚奇也倚謂之倚魁大也倚魁皆謂偏僻狂怪之行莊子曰南

方有倚人曰黃繖也○案今方故學曰遲彼止而待我我行而就之

脩身篇

育文書局石印

或後胡為乎其不可以同至也故踴步而不休跋鷲千里累土而不輟丘山崇成兩而字宋本有元刻無此

子九層之台起于累土四句後從人妄入書內又有所謂互注者特少厭其源開其竇江河可竭一涉反讀

異其名耳皆取它書語近似者注其下并非楊氏本文今一概削去之厭其源開其竇江河可竭一涉反讀

水竇一進一退一左一右六驥不致能致道路也彼人之才性之相懸也豈若跋鷲之魚六驥足哉然而跋鷲

致之六驥不致是無它故焉或為之或不為之耳宋本作耳道雖通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為不成其為人也多

暇日者其出入不遠矣多暇日謂急情出好法而行士也士事也謂能治其士篤志而體君子也厚其志而

也齊明而不竭聖人也齊謂無偏無頗也不竭不窮人無法則儀儀然儀儀無所通貌言不知所措有法而

無志其義則渠渠然渠讀為遠古字渠遠通渠渠不寬泰之貌依乎法而又深其類然後温温然深其類謂温

有潤澤之貌舉類居子所難故屢言之也禮者所以正身也師者所以正禮也無禮何以正身無師吾安知禮之為是也禮然而

然則是情安禮也師云而云則是知若師也情安禮知若師則是聖人也情安禮謂若天性所安不以學也行

師法之效故非禮是無法也非師是無師也無師謂不以師為師不是師法而用自用譬之是猶以盲辨色以聾辨聲也

舍亂妄無為也舍除也除亂妄之故學也者禮法也夫師以身為正儀而貴自安者也效師之禮法以為正儀

禮或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之謂也詩大雅皇矣之篇引此以喻師法暗合端慤順弟則可謂善少者

矣弟與好學遜敏焉則有鈞無上可以為君子者矣既好學遜敏又有鈞平之心而無上人之意偷儒憚事

無廉恥而嗜乎飲食則可謂惡少者矣偷儒憚事皆謂懦弱加惕悍而不順險賊而不悌焉韓侍郎云惕與蕩

放蕩允則可謂不詳少者矣雖陷刑戮可也急情畏勞苦之人也老老而壯者歸焉孟子曰伯夷太公二老也天下

之大老往矣天下之父也其父歸之不窮窮而通者積焉積填委也既然則通者歸亦多矣履巢毀卵則鳳皇不

至至謂澤潤矣則蛟龍不游義與此同行乎冥冥而施乎無報而賢不肖一焉報謂施不務報如此賢不肖同慕而歸之人有此三

行雖有大過天其不遂乎若不幸而有過天亦祐之君子之求利也略其遠思也早其避辱也懼其行道理也

矣此固不宜有大災也君子之求利也略其遠思也早其避辱也懼其行道理也

矣此固不宜有大災也君子之求利也略其遠思也早其避辱也懼其行道理也

矣此固不宜有大災也君子之求利也略其遠思也早其避辱也懼其行道理也

矣此固不宜有大災也君子之求利也略其遠思也早其避辱也懼其行道理也

矣此固不宜有大災也君子之求利也略其遠思也早其避辱也懼其行道理也

矣此固不宜有大災也君子之求利也略其遠思也早其避辱也懼其行道理也

矣此固不宜有大災也君子之求利也略其遠思也早其避辱也懼其行道理也

矣此固不宜有大災也君子之求利也略其遠思也早其避辱也懼其行道理也

矣此固不宜有大災也君子之求利也略其遠思也早其避辱也懼其行道理也

矣此固不宜有大災也君子之求利也略其遠思也早其避辱也懼其行道理也

矣此固不宜有大災也君子之求利也略其遠思也早其避辱也懼其行道理也

矣此固不宜有大災也君子之求利也略其遠思也早其避辱也懼其行道理也

矣此固不宜有大災也君子之求利也略其遠思也早其避辱也懼其行道理也



勇君子貧窮而志廣富貴而體恭安燕而血氣不惰勞勩而容貌不枯怒不過奪喜不過予予賜也周禮八柄君子負窮而志廣隆仁也仁愛之心厚也所恩者富貴而體恭殺執也滅權執之威故形安燕而血氣不惰東理也東與潤同言東擇其事理所宜而遠大濟物也富貴而體恭殺執也體恭謹殺所介反安燕而血氣不惰東私也以公滅私故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言君子之能以公義勝私欲也書洪範

荀子卷第二

不苟篇第三

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行如字名不貴苟傳惟其當之為貴當謂合禮義當謂合禮義反負石而赴河是行之難為者

也而申徒狄能之申徒狄恨道不行發憤而負石自沈于河莊子音義曰殷時樂文不當有或負字本有作故

懷二字者校者注異同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禮義之中時止則止時行則行不必枯槁赴淵也揚

于旁因誤入正文耳沈身○案注不遇下一本有時字山淵乎天地比謂齊等也莊子曰天與地卑山與澤平音義曰以平地比

亦與澤平矣或曰天無實形地之上空虛者盡是天地是天地卑乎天若以字商之高則似天地皆卑則天

與此齊秦襲襲合也齊在東秦在西相去甚遠若以天地入乎耳出乎口山有耳口也凡呼于一山眾山皆應

是山聞人聲而應之故曰入乎耳出乎口或曰山能鈞有須未詳自齊秦襲又乎耳出乎口鈞有須皆淺學所

須與尾皆毛類是同也莊子音義云夫萬物無形無定稱在上為首在下為尾也卯有毛雞白雞卯不為難則生類于

在下為尾也人謂石行曲波為尾今丁子二字雖左行曲波亦尾也雞白雞卯不為難則生類于

而毛羽之性已著矣故曰卵有毛也是說之難持者也而惠施鄧析能之與莊子同時其書五車其道何駁

鄧析鄭大夫劉向云鄧析好刑名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數難子產為政子產執而裁之然而君子不貴者

非禮義之中也盜跖吟口名聲若日月與舜禹俱傳而不息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吟口吟味長在

盜跖凶貪○見說苑說叢篇葉  
韓詩外傳三亦作吟口與此同故曰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首傳與上文同俗聞本作佳  
苟得非榮外傳亦作苟傳惟

其當之為貴詩曰物其有矣惟其時矣此之謂也詩小雅魚麗之篇言雖有物亦君子易知而難狎坦蕩

不比黨難狎易懼而難脅不志而志畏患而不避義死欲利而不為所非則捨之為非交親而不比此謂仁思言辯而

不辭不至于騁辭蕩蕩乎其有以殊於世也與俗人君子能亦好不能亦好小人能亦醜不能亦醜君子能則寬

容易直以聞道人道與不能則恭敬縟以畏事人同謂自擗節貶損小人能則倨傲違避以驕溢人滿不能

則妬嫉怨誹以傾覆人故曰君子能則人榮學焉不能則人樂告之小人能則人賤學焉不能則人羞告之是

君子小人之分也分異也君子寬而不侵侵與慢同廉而不剝廉峻也說文云剝利傷也但有廉隅不至于

訕辯而不爭察而不激但明察而寡立而不勝堅強而不暴雖寡立而不能勝柔從而流恭敬謹慎而容

於孤夫是之謂至文言德詩曰温温恭人惟德之基此之謂矣温温寬柔貌君子崇人之德揚人之美非

諂諛也正義直指舉人之過非毀疵也疵病也或曰讀為警正文美字元刻無言己之光美擬于舜禹參子

天地非夸誕也與時屈伸柔從若蒲葦非懼怯也蒲葦所以為剛強猛毅靡所不信非驕暴也信讀為伸下以

義變應知當曲直故也以義隨變而應其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此言君子能以義屈

信應變故也詩小雅裳裳者華以能應變故左右君子小人之反也與小人相反此段舊不

君子大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天而道謂合于天而順道○正文則知則明通而類類謂知愚則端慤

而法愚謂無機智也見由則恭而止由用也止謂不放縱也或見閉則敬而齊謂閉塞道不行也敬而喜則和

而理愛則靜而達皆當其理○外傳四作喜即和而治憂即靜而達此作和而理避則文而明有文而窮則

約而詳隱約而詳小人則不然大心則慢而暴小心則淫而傾流字今案事人則及外傳俱無知則攬盜而漸

漸進也謂貪道也愚則毒賊而亂毒害也愚而見由則克而倨克說也言喜于見閉則怨而險怨上而喜則輕而

利不知止也愚則毒賊而亂毒害也愚而見由則克而倨克說也言喜于見閉則怨而險怨上而喜則輕而

鳥之類然音許緣反或曰懼同說文云懼急也憂則挫而懾通則驕而偏偏頗窮則棄而僂棄自弃也僂當

憂也字書無儵字韓詩外傳作奔而累也傳曰君子兩進小人兩廢此之謂也 君子治治非治亂也曷謂邪曰禮義之謂治非禮

義之謂亂也故君子者治禮義者也非治非禮義者也然則國亂將弗治與曰國亂而治之者非案亂而治之

之謂也去亂而被之以治案據也據舊亂而治之也荀子人汙而修之者人有汙穢之行將修為善非案汙而修之之謂也

去汙而易之以修故去亂而非治亂也去汙而非修汙也治之為名猶曰君子為治而不為亂為修而不為汙

也治之名君子絜其辯而同焉者合矣絜修整也謂不煩雜案韓詩善其言而類焉者應矣出其言善千里之外應之言

故馬鳴而馬應之○案外傳此下尚有非知也其執然也知音故新浴者振其衣新沐者彈其冠人之情也言

其身者懼外物之汙也猶賢其誰能以己之淮淮受人之域域者哉淮淮明察之貌淮盡謂窮盡明於事易曰窮理

者必不受不善人之汙者也汙者也其誰能以己之淮淮受人之域域者哉淮淮明察之貌淮盡謂窮盡明於事易曰窮理

慎者乎慎者乎君子養心莫善於誠無妄詐則致誠則無他事矣致誠則無他事矣致誠則無他事矣致誠則無他事矣

為行在仁義誠心守仁則形形則神神則能化矣誠心守仁愛則必形見於外則不能害惟仁之為守惟義之

明則能變矣義行則事有條理明而易人變化成興謂之天德既變則德同于天剛致于善謂之化改其

誠者也至極也天地四時所以有君子至德嘿然而喻未施而威君子有至德所以嘿然夫此順命

以慎其獨者也人所不睹恐懼于其所不聞至誠不欺故人不違之也善之為道者不誠則不獨無至誠則

獨不獨則不形不能慎其獨故其德不形則雖作于心見于色出于言民猶若未從也雖從必疑若如也無至

疏君上為尊矣不誠則卑卑謂不為夫誠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惟所居以其類至其所止至誠則

輕則獨行慎獨之事不難則獨行而不舍則濟矣至誠在濟則材盡長遷而不反其初則化矣既濟則材性自

輕則獨行慎獨之事不難則獨行而不舍則濟矣至誠在濟則材盡長遷而不反其初則化矣既濟則材性自

輕則獨行慎獨之事不難則獨行而不舍則濟矣至誠在濟則材盡長遷而不反其初則化矣既濟則材性自

輕則獨行慎獨之事不難則獨行而不舍則濟矣至誠在濟則材盡長遷而不反其初則化矣既濟則材性自

荀子 卷二 不苟篇 育文書局石印

初謂中道  
不磨也  
君子位尊而志恭心小而道大所聽視者近而所聞見者遠是何邪則操術然也謂以近知遠以

術如此也○正文則故千人萬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人情不天地始者今日是也百王之道後王是也後王

之王言後宋本作是故千人萬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相趣天地始者今日是也百王之道後王是也當今

而行堯舜則是亦堯舜也君子審後王之道而論於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端言君子審後王所宜施行之道

而以百王之前比之若服玄端拜揖而議言其從容推禮義之統分是非之分上分如字下扶問天下之要

治海內之衆若使一人故操彌約而事彌大約火也得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也矩正方之器也故君子不下堂而海

內之情舉積此者則操術然也舉皆也○正文堂字上字有通士者有公士者有直士者有慤士者有小人者

上則能尊君下則能愛民物至而應事起而辨若是則可謂通士矣物有至則能應之事有疑則不下比以閭

上不上同以疾下閭上掩上之明也疾與嫉同分爭於中不以私害之若是則可謂公士矣謂于事之中有分爭者不以

之所長上雖不知不以悖君悖君不怨君而違悖也身之所短上雖不知不以取賞受祿不誣長短不飾以情自竭若是則可謂

直士矣不矜其長不掩其短但任直道而竭盡其情也庸言必信之庸行必慎之庸常也謂言不誣行常慎畏法流俗而不敢以其所獨甚法效也

移之俗又不敢以其所獨善而甚過人謂不敢獨為君子也若是則可謂慤士矣端慤不欺言無常信行無常貞惟利所在無所不傾利之所在

之若是則可謂小人矣公生明偏生闇端慤生通詐偽生塞多窮塞也誠信生神誠信至則通于神明夸誕生惑

貪於夸妄誕則貪惑于物也此六生者君子慎之而禹桀所以分也所以分賢愚也欲惡取舍之權舉下見其可欲也則必前後慮

其可惡也者見其可利也則必前後慮其可害也者而兼權之孰計之孰甚也孰成孰也然後定其欲惡取舍

如是則常不失陷矣凡人之患偏傷之也偏謂見其一隅見其可欲也則不慮其可惡也者見其可利也則不顧其可

害也者是以動則必陷為則必辱是偏傷之患也人之所惡者吾亦惡之賢人欲惡之不必異于衆人也○

是姦人將以盜名於晦世者也險莫大焉姦人盜富貴貧賤之名于昏闇之曉與暗同故曰盜名不如盜貨田仲史鮒不如盜也田

晉人處於陵不食兄祿  
子史歸術大夫字子魚  
實直也○田與陳古多  
通用

榮辱篇第四

橋泄者人之殃也泄與蝶同橋元刺作橋恭儉者保五兵也保當為屏卻也說文有保字保窶也與此義不同保防正反○五兵元列與路開本俱作五六今從宋本

雖有戈矛之刺不如恭儉之利也言深故與人善言慢於布帛傷人之言深於矛戟故薄薄之地不得履之非

地不安也危足無所履者凡在言也薄薄謂旁薄廣大之貌危足側足也凡皆也所以廣大之地側足無所容者皆由以言害身也○正反危足無所履者下宋本有也字今據元刻去

之與巨涂則讓小涂則殆雖欲不謹若云不使殆近也凡行前遠而後近故近者亦後之義謂行于道涂大道

行曰道途不爭險易之利快快而亡者怒也肆其快意也○亡察察而殘者枝也由于明察而見傷殘者博而

窮者訾也言詞辯博而見窮感清之而俞濁者口也欲求其清而俞濁者在口說之過謂言過其實也或

而俞瘠者交也所交接非其道則必有患難雖食窮餒而更辯而不說者爭也不說不為人所稱說或讀為悅直立而不見知

者勝也直立謂己直曲廉而不見貴者劇也劇傷也刻已太過不勇而不見憚者貪也貪利則委曲求人

而不見敬者好剽行也剽與專同專行謂不度是此小人之所務而君子之所不為也鬪者忘其身者也忘

其親者也忘其君者也行其少頃之怒而喪終身之軀然且為之是忘其親也蓋當世禁門殺人之法戮及親戚尸子曰非人君之君上之所惡也刑法之所大禁也然且

為之是忘其君也憂忘其身遭憂患則戕而不能保其身是憂忘其身也或曰當為不忘其身誤為夏又夏轉誤為憂字耳內忘其親上忘其君是刑法之所

不舍也俗本舍作赦今從宋本聖王之所不畜也乳燕觸虎乳狗不遠遊不忘其親也人今各本作小憂忘其身內

忘其親上忘其君則是人也而曾狗燕之不若也凡鬪者必自以為是而以人為非也已誠是也人誠非也則

是己君子而人小人也以君子與小人相賊害也憂以忘其身內以忘其親上以忘其君豈不過甚矣哉是人

也所謂以狐父之戈鑿牛矢也時人舊有此語喻以貴而用于賤也狐父地名史記伍被曰吳王兵敗于狐父徐廣曰梁碭之間也蓋其地出名戈其說未聞管子曰蚩尤為雍狐之戰狐父

前子 卷三 榮辱篇 育文書局石印

之戈豈近此邪  
謂之屢踐亦取其利也或讀亂為所  
將以為智邪則愚莫大焉將以為利邪則害莫大焉將以為榮邪則辱

莫大焉將以為安邪則危莫大焉人之有門何哉我欲屬之狂惑疾病邪則不可聖王又誅之  
之鳥鼠禽獸邪則不可其形體又人而好惡多同視其形體則又人也其好惡之有門何哉我甚醜之如此

門何為 有狗彘之勇者有賈盜之勇者狗彘勇于求食賈盜勇于求財賈音古 有小人  
之勇者有士君子之勇者小人勇于義君子勇于義

人有此 數勇也爭飲食無廉恥不知是非不辟死傷不畏眾強悍恣然惟利飲食之見是狗彘之勇也  
愛發之貌方言

云年愛也宋 魯之問曰年為事利為事及利也 爭貨財無辭讓果敢而振猛貪而戾悍恣然惟利之見是賈盜之勇也  
振動

公振而於之何休云亢陽之貌也 輕死而暴是小人之勇也義之所在不傾於權不顧其利舉國而與之不

為改視重死持義而不撓是士君子之勇也 雖重愛其死而執節持義不撓曲以 儵鮒者浮陽之魚也  
儵鮒

浮陽謂此魚好浮于水上就陽也今字書無鮒字蓋當為鮒說文云即鱧鮒鮒字蓋儵魚一名儵也  
魚名

鮒莊子與惠子遊于濠梁之上養魚出游是亦浮陽之義或曰浮陽勃海縣名也儵音綰鮒布末反壯於沙而

思水則無逮矣 壯與祛同揚子雲方言云祛去也齊趙之總語去于沙謂失水 挂於患而欲謹則無益矣  
人亦

也 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怨人者窮 徒怨恨于人也自修 怨天者無志 有志之士但自修身遇與  
猶魚

己反之人豈不迂乎哉 遷失也反 榮辱之大分 舊本不提行 安危利害之常體先義而後利者榮先利而後

義者辱榮者常通辱者常窮通者常制人窮者常制於人 受制於是榮辱之大分也 然其大分如此矣材慤者常

安蕩悍者常危害 材慤謂材性原慤也 蕩悍已解于修身篇 安利者常樂易危害者常憂險 樂易者常壽長憂險

者常夭折是安危利害之常體也 亦大率 夫天生蒸民有所以取之 言天生眾民其君臣上下職業皆

業注取之道當重一 志意致修德行致厚智慮致明是天子之所以取天下也 致取也言如此是乃天子 政令

之字取之也之字好 法舉措時聽斷公 舉措時謂典力役不尊農時也○元刻首句作政法今注 上則能順天子之命下則能保百姓

是諸侯之所以取國家也志行修臨官治上則能順上下則能保其職是士大夫所以取田舍也循法則度量

是諸侯之所以取國家也志行修臨官治上則能順上下則能保其職是士大夫所以取田舍也循法則度量

刑辟圖籍度尺丈量斗斛刑法之書左氏傳曰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國謂模寫不知其義謹守其數慎不

敢損益也若制父子相傳以持王公世傳法則所以保持王公是故三代雖亡治法猶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

取祿秩也孝弟原慙勸錄疾力以敦比其事業而不敢怠傲是庶人之所以取煖衣飽食長生久視以免於刑

戮也勸與拘同拘錄謂自檢束也疾力謂速力飾邪說文姦言為倚事倚已解上倚陶誕突盜構頑罵之貌突

當為迷隱匿其情也或曰陶惕悍愴暴惕與惕同以偷生反側於亂世之間是姦人之所以取危辱死刑也其慮之不深其

擇之不謹其定取舍楛慢是其所以危也小人所以危亡由于計慮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好榮惡辱好

利惡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若其所以求之道則異矣小人也者疾為誕而欲人之信己也疾為詐而欲

人之親己也禽獸之行而欲人之善己也慮之難知也行之難安也持之難立也慮之難知謂人難測其姦詐

欲人之親己也修正治辨矣而亦欲人之善己也慮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易立也成則必得其所好必

不遇其所惡焉是故窮則不隱通則大明不能隱藏身死而名彌白白彰也小人莫不延頸舉踵而願曰知慮材

性固有以賢人焉願猶慕也賢人謂賢過于人也夫不知其與己無以異也則君子注錯之當而小人注錯之過也注錯謂所

也亦與措置義同也故孰察小人之知能足以知其有餘可以為君子之所為也譬之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雅

仁義德行常安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危也汙侵突盜常危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安也物謂之漫漫亦汙也水冒

擇曰舜以其辱行汙漫我漫莫半反莊子又曰瀟漫為樂崔云淫衍也李云縱逸也一日漫欺誑之也故君子道其常而小人道其怪道語謂非常之事取故有曰字

凡人有無所本一無同無飢而欲食寒而欲煖勞而欲息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

禹桀之所同也目辨白黑美惡耳辨音聲清濁口辨酸鹹甘苦鼻辨芬芳腥臊骨體膚理辨寒暑疾養膚理肌

榮辱守篇

育文書局石印

理養與是又人之所常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可以為堯禹可以為桀跖可以為工匠

可以為農賈在執注錯習俗之所積耳積習是又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為堯

禹則常安榮為桀跖則常危辱為堯禹則常愉佚為工匠農賈則常煩勞然而人力為此而寡為彼何也曰陋

也言人不彼為堯禹而為此堯禹者非生而具者也夫起於變故成乎修修之為待盡而後備者也變故患難

堯禹起于憂患成于修飾由于待盡物理然後乃能備之孟子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

曾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智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為于偽反

人之生固小人無師無法則惟利之見耳人之生固小人又以遇亂世得亂俗是以小重小也以亂得亂也君

子非得執以臨之則無由得開內焉開小人心今是人之口腹安知禮義安知辭讓安知廉恥隅積言口腹

隅一隅謂其分也積積習亦叫叫而唯鄉鄉而飽已矣叫叫唯鄉飽如鹽反唯醫也才人無師無法則其心正其口腹也學則

心正欲也今使人生而未嘗睹芻豢稻粱也唯救糞糟糠之為睹則以至足為在此也俄而榮然有秉芻豢稻

粱而至於則瞞然視之曰此何怪也稟然精潔貌牛羊曰芻犬豕曰豢黍稷也以設食于園中瞞然驚視貌與

與元刻微異

彼臭之而無嫌於鼻鼻許又反嫌當為嫌厭也若康反宋本作與賊賊同禮記曰故鳥不誠許

棄此而取彼矣今夫先王之道仁義之統以相羣居以相持養以相藩飾以相安固耶持養保養也藩以夫桀

跖之道是其為相縣也幾直夫芻黍稻粱之縣糟糠爾哉言以先王之道與桀跖相懸豈止然而人力為此而

寡為彼何也曰陋也陋也者天下之公患也此共有人之大殃大害也故曰仁者好告示人告之示之靡之儼

之鈗之重之靡順從也儼戾也大緣反靡之儼之猶言饒則夫塞者俄且通也陋者俄且憫也愚者俄且知也

憫與憫同猛也方言云晉魏之間謂猛為憫陋者俄且憫言鄙陋之人俄且於莊有威義也詩曰瑟兮憫兮鄭

書傳職篇云明憫難以為道之文又道術篇云容志是若不行則湯武在上曷益桀紂在上曷損道則湯武何益

于天下桀紂何損于百姓所以湯武存則天下從而治桀紂存則天下從而亂如是者豈非人之情固可與如

貴湯武賤桀紂以行與不行耳湯武存則天下從而治桀紂存則天下從而亂如是者豈非人之情固可與如



此可與如彼也哉 人之情食欲有芻豢衣欲有文繡行欲有輿馬又欲夫餘財蓄積之富也皆人之然而窮

年累世不知不足是人之情也不知不足當為不知足剩今人之生也方知蓄雞狗猪彘又畜牛羊然而食不

敢有酒內餘刀布有困窳刀布皆錢也刀取其利布取其廣國廩也國曰四方曰廩然而衣不敢有綵帛約者

有筐篋之藏然而行不敢有輿馬約儉也言又富于餘刀布也是何也非不欲也幾不長慮顧後而恐無以繼之

故也於是又節用御欲御制也或作收斂蓄藏以繼之也是於已長慮顧後幾不其善矣哉幾亦請今夫偷生

淺知之屬曾此而不知也偷者苟且也糧食大侈不顧其後俄則屈安窮矣大讀為太屈竭也安語助也猶言屈然

無大讀為太四義之統詩書禮樂之分乎為生業尚不能知况能知彼固天下之大慮也將為天下生民之屬長慮顧後而保

萬世也其沐長矣其溫厚矣其功盛姚遠矣温足也亦厚矣姚遠同言功業之盛甚長遠也非孰修為之君子

莫之能知也孰甚也甚修歸故曰短綆不可以汲深井之泉知不幾者不可與及聖人之言綆索也幾近也夫

詩書禮樂之分固非庸人之所知也故曰一之而可再也既知一則有之而可久也不可中

博則于事可通慮之而可安也思慮禮樂反鈇察之而俞可好也鈇與沿同循也既知禮樂之後卻以治情則利也禮

記曰聖人情修十義全禮何以治之士以為名則榮以羣則和以獨則足和同獨處則自足也樂意者其是邪樂意莫

為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然則從人之欲則執不能容物不能贍也故先王乃為之制禮義以分

之以禮義別上下也分使有貴賤之等長幼之差知賢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載行也然後使懸祿

多少厚薄之稱懸實也謂實其祿使是夫羣居和之道也故仁人在上則農以力盡田賈以察盡財百工以巧

盡械器盡謂精于事察謂明其盈虛士大夫以上至於公侯莫不以仁厚知能盡官職夫是之謂至平各當其

賤不同然謂故或祿天下而不自以為多謂為天子以或監門御旅抱關擊柝而不自以為寡監門王門也御

之至平也天下為祿也

非相篇

育文書局石印

旅也抱閭門卒也擊柝擊木所以警夜故曰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一夫是之謂人倫雖有此語引以喻貴賤者皆知其分故雖賤而不以為寡也

要歸于治也斬而齊謂強斬之使齊若漢書之一切者枉而順雖枉曲不直然而歸于順也夫如此者人之倫理也詩曰受小共大共為下國駿蒙此之謂也

詩殷頌長發之篇共軌也駿大也蒙讀為厖厚也今詩作駿厖言湯執小玉大玉大厚于下國言下皆類其德也

### 荀子卷第三

非相篇第五 相視也視其骨狀以知吉凶貴賤也妄誕者多以惑世時人或於其狀貌而忽于務實故荀卿作此篇非之漢書形法家有相人二十四卷○形法宋本作刑法又二十四

卷作二十四篇雖皆可通今從元刻以與漢志合故也

相人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道古者有姓布子卿姑布姓子卿名相趙字今之世梁有唐舉相李悅相人之

形狀顏色而知其吉凶妖祥世俗稱之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再三言者故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術道

術也形不勝心心不勝術術正而心順之則形相雖惡而心術善無害為君子也形相雖善而心術惡無害

為小人也君子之謂吉小人之謂凶故長短小大善惡形相非吉凶也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蓋帝堯長

帝舜短文王長周公短仲尼長子弓短子弓蓋仲弓也言子者著其為師也漢書儒林傳軒臂字子弓江東人受易者也然軒臂傳易之外更無所聞荀卿論說常與仲尼相配非

軒臂也軒音寒昔者衛靈公有臣曰公孫呂身長七尺面長三尺馬廣三寸鼻目耳具而名動天下

面長三尺廣三寸言其狹而長甚也鼻目耳雖皆具而相去疏遠所以為異名動天下言天下皆知其賢或曰狹長如此不近人情恐文句誤脫也○案馬字古多以為發聲如周禮馬使則介之淮南子天子馬始乘舟是也荀書或用焉或用葉或

周安字異語同楚之孫叔敖期思之鄙人也杜元凱云期思楚邑名今弋突禿長左軒較之下而以楚霸短髮皆以為發聲

可凌矣人者故莊子說趙劍士蓬頭突鬢長左左脚思縣鄙人邪野之人也楚霸言修文德不勞甲兵遠征伐也說文云軒曲輞也鄭注考工記云較兩誤上出式者詩曰倚重較令○案今毛詩本倚誤作倚正義云倚此

重較之車則本作倚字葉本了利本皆不悞葉公子高微小短瘠行若將不勝其衣葉公楚大夫沈尹戌之子食邑于葉名諸梁字

也葉涉然白公之亂也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皆死焉白公楚太子建之子平王之孫子西楚平王長庶子公子申子期亦平王子公子結葉公子高入據楚

誅白公定楚國如反手爾仁義功名善於後世故事不揣長不揆大不權輕重亦將志乎爾揆與黎同約也謂約計其大小也黎

志結反莊子匠石見樵社樹絮之百圍楮稱也輕重體之輕重也言不論形狀長短大小肥瘠惟長短小大美

惡形相豈論也哉且徐偃王之狀目可瞻馬徐國名借稱王其狀偃仰而不能俯視細物遠望矐見馬尸子曰徐偃王有筋而無

骨也骨也可者骨也僅可之詞瞻說文云臨視也莊子曰不能見小物而但見馬耳

如削瓜瓜如削皮之狀面無見膚髮鬚其膚也周公之狀身如斷菑爾雅云木立而死曰菑

狀面無須須與眉同禹跳湯偏步鄭注尚書大傳湯字體枯呂氏春秋曰禹通水澹川顏色黎黑步不相過

舜參眸子兩眸子是謂重明作事成法出言成章當時傳聞今書傳亦難盡詳究所出也從者將論志意

比類文學邪直將差長短辨美惡而相欺傲邪從者首御門人問將論志意文學邪但以此古者傑紂長巨姦美

天下之傑也筋力越勁百人之敵也越過人也倍萬人曰傑然而身死國亡為天下大僂後世言惡則必稽焉與

我同稽考也後世言惡必考紂為証也稽止是非容貌之患也聞見之不眾議論之卑耳亦非以容貌言

血氣態度擬於女子婦人莫不願得以為夫處女莫不願得以為士士者未娶妻之稱易弃其親家而欲奔之者比肩竝起然而中君羞以為目

為弟中人羞以為友不必上智俄則束乎有司而戮乎大市刑法為有莫不呼天啼哭苦傷其今而後悔其

始若傷始之刑戮皆知惡也俄則束乎有司而戮乎大市刑法為有莫不呼天啼哭苦傷其今而後悔其

祥也言必有禍災也人有三必窮為上則不能愛下為下則好非其上是人之一必窮也鄉則不若借則謾之是人之

二必窮也變敗毀也莫于反知行淺薄曲直有以縣矣然而仁人不能推知士不能明是人之三必窮也曲直猶能

下也言知慮德行至淺薄其能不與人又相懸遠不能推讓人有此三數行者以為上則必危為下則必滅詩

曰雨雪漙漙宴然聿消莫肯下隧式居屢驕此之謂也詩小雅角弓之篇今詩作見明日消作宴然蓋聲之誤

也辨別飢而欲食寒而欲煖勞而欲息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不待學是禹桀之

所同也然則人之所以為人者非特以二足而無毛也以其有辨也今夫狴狴形笑亦二足而毛也

能言出交趾形也然而君子啜其羹食其菽賤而食之則文反故人之所以為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無毛也

以其有辨也夫禽獸有父子而無父子之親有牝牡而無男女之別故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於分疏之分也

分莫大於禮分主于禮莫大於聖王聖王制禮者言聖王有百吾孰法焉問聖王至多故曰文久而息節族父

而絕文禮文節制度也言禮文久則制度減節節久則廢也○注節奏守禮之法數至于極久亦下脫也易曰或錫之鞶帶終朝故曰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繁然者矣後王是也

三禮之言此者以喻久遠難詳不如隨時與治禱直史反故曰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繁然者矣後王是也

後王近時之王也繁然明白之貌必用堯舜之道且必行禹稷之術然後可斯感也孔子曰殷因于夏禮所損

教不必拘于舊聞而時人為君必用堯舜之道且必行禹稷之術然後可斯感也孔子曰殷因于夏禮所損

蓋可知也故荀卿深陳以後王為法藉其所貴君子焉司彼後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後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猶

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故曰欲觀千歲則數今日○數字從宋本欲知億萬則審一二欲知上世則審周道

欲知周道則審其所貴君子謂己之君也審故曰以近知遠以一知萬以微知明此之謂也夫妄人曰古

今異情以其治亂者異情而眾人惑焉彼眾人者愚而無說陋而無度者也測度度太各反下同其所見焉

猶可欺也而况於千世之傳也傳傳妄人者門庭之間猶可誣欺也而况於千世之上乎聖人何以不欺曰聖

人者以己度者也以己意度古人之意故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今之人情度古之人情既以類度類類

若牛以說度功以言說度以道觀盡百姓精善而全盡謂之聖人也古今一度也古今不殊盡可以此度類

馬也若牛以說度功以言說度以道觀盡百姓精善而全盡謂之聖人也古今一度也古今不殊盡可以此度類

不悖雖久同理言種類不乖悖雖久而理同今之故鄉乎邪曲而不迷觀乎雜物而不惑以此度之道明度故

向于邪曲不正之道而不迷牛馬與古不殊何至人而獨異哉五帝之外無傳人謂已前也無傳人謂非無賢人也久故也五帝之中無傳政

非無善政也久故也類中問也五帝少昊禹湯有傳政而不若周之察也非無善政也久故也傳者久則論略近

則論詳略則舉大詳則舉小略謂舉其大愚者聞其略而不知其詳聞其詳而不知其大也惟聖人乃能以略

是以文久而滅節族久而絕凡言不合先王不順禮義謂之姦言雖辯君子不聽公孫龍惠施法先王順禮義

黨學者比也親然而不好言不樂言則必非誠士也言講說也誠士謂故君子之於言也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

故君子必辯辯謂能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為甚所善謂已故贈人以言重於金石珠玉觀人以言美

於黼黻文章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青與赤謂之文亦與白謂之章聽人之言樂於鐘鼓琴瑟使人聽故君

子之於言無厭無厭鄙夫反是好其實不恤其文但好其質而不知文是以終身不免俾汚傭俗謂鄙陋也俾

與庠同積水處謂之污亦地故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腐儒之謂也腐儒如朽腐之物無所用凡說之難以至高

遇至卑以至治接至亂卑至亂之君所以為難也說音稅未可直至也遠舉則病繆近世則病傭言必在援

引古今也遠舉上世之事則患傭鄙也善者於是間也亦必遠舉而不繆近世而不傭與時遷徙與世偃仰緩急贏

絀贏餘也傭絀府然若渠區槩括之於己也府與俯同就物之貌或讀為附渠區所以曲得所謂焉然而不折

傷言談說委曲皆得其意之故君子之度已則以繩接人則用拙拙牽引也度已猶正己也君子正己則以繩

或曰拙當為拙拙楫也言如以楫權進舟船也度大各反拙以世反轉侍郎度已以繩故足以為天下法則矣

接人用拙故能寬容因求以成天下之大事矣成事在眾故君子賢而能容罷罷弱不任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淺

粹而能容雜夫是之謂兼術粹專一也兼術兼容之法詩曰徐方既同天子之功此之謂也詩大雅常武之篇言君子容

神之如是則說常無不受言談說之法如此人乃信之芬蕪言至芳潔也神之謂雖不說人人莫不貴猶貴

况其夫是之謂為能貴其所貴不使人傳曰惟君子為能貴其所貴此之謂也君子必辨凡人莫不好言其

所善所善謂而君子為甚焉是以小人辨言險而君子辨言仁也仁謂忠道言而非仁之中也則其言不若其默

也其辯不若其呐也記其言呐喊引禮非言而仁之中也則好言者上矣不好言者下也故仁言大矣起於上所

以道於下正令是也導與道同起於下所以忠於上謀救是也謀救謂嘉謀匡救此言談故君子之行仁也無

厭無厭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言所以好言說由此君子必辨小辨不如見端首見端不如見本分分貴

賢之有小人之辯者有士君子之辯者有聖人之辯者不先慮不早謀發之而當成文而類言時與理會成文

不乖居錯遷徙應變不窮居也錯干故反是聖人之辯者也先慮之早謀之斯須之言而足聽已斯須發言也而

致實博而黨正是士君子之辯者也文謂辨說之詞也致至也黨與黨同謂直言也凡辨聽其言則辭辯而無

統無根用其身則多詐而無功上不足以順明王下不足以和齊百姓然而口舌之均瞻唯則節蓋謂聘其口

之雄聖王起所以先誅也然後盜賊次之盜賊得變此不得變也變謂教之

非十二子篇第六此乃非之疑出韓非李斯所附益假今之世假如今之世也或曰假借也今之世謂戰國昏亂之飾邪說文姦言以梟亂天下

同業濃字無致世則世則姦信無所容故十二子借亂世以惑眾也飾邪說文姦言以梟亂天下梟與澆同

險司樂之行者也謂者謂為姦細之行作澆當從之欺惑愚眾喬宇寇瑣或曰字大也放蕩恢大也寇謂為狂

所禁也寇當與僂義同音五每反又牛彼反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有人矣混然無分則從

情性安恣睢禽獸之行獸無異故曰禽獸行惟許季反而不知禮義則與禽不足以合文通治不足合于古之

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能成文理故曰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人是充驅魏

牟也充驅未詳何代人世本楚平王孫有四公充成豈同族乎韓詩外傳作范魏牟牟魏公子封于中山漢書

與莊子同時也又列子稱公孫龍之言公孫龍平原君之客而張湛忍情性暴駘利跂性也其持之

詳蓋與政義同也利與政同說苑曰公孫龍行讓侯送之未如何者為定也忍情性暴駘利跂性也

大衆明大分既求分異則不足合大衆苟立小節故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陳仲齋

也已解上○解見不苟篇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不知齊一天下建立國家之上功用大儉約而優差等

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墨翟宋鉞也宋鉞宋人與孟子尹文子彭蒙俱同音口慎反高法而無法下脩

而好作尚上也言所著書雖以法為上而自無法上則取聽於上下則取從於俗下意也終日言成文典及

糾察之則個然無所歸宿糾察則疏速無所指歸也○注反覆二字宋本無不可以經國定分取聽于上取

度也不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慎到田駢也田駢齊人游稷下著書十五篇其不法先

王不是禮義義為是而好治怪說玩琦辭為奇異之奇甚察而不惠惠本黃老歸名法慎到已解上不法先

網紀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惠施鄧析也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王而不知其統

謂紀猶然而材劇志大聞見雜博猶然野遊貌禮記曰君子蓋猶猶爾劇繁多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事前古

自造其說謂之五行五行五其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知善類也解說也僻違無類謂乖僻違戾而不

案飾其辭而祇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言自敬其辭說子思倡之孟子知之孫名級字子思

篇世俗之溝猶督儒唯唯然不知其所非也溝讀為恂恂愚也猶猶豫也不定之貌督閭也漢書五行志作區

說作拘業恂恂愚貌是詞九辨直恂恂以自若五行志又作儀皆與此書儒說謂爭辯也恂音寇猶音柚○注恂舊

厚於後世仲尼子游為此也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若夫總方畧齊言行壹統類而厚天下之英傑而告之以

大古教之以至順總領也統謂紀綱類謂比類大謂之與變之間簞席之上斂然聖王之文章具焉佛然平世

之俗起焉西南隅謂之與東南隅謂之變言不出堂室之內也則六說者不能入也十二子者不能親也無置

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言王者之佐雖在下位非諸

能高者故仲尼所至輕去也成名况乎諸侯莫不願以為臣况此也言其所成之名比况于人莫與為偶故諸

國語驪姬曰眾况厚之成名句即上文王公不能與之爭名注况而未當是聖人之不得執者也仲尼子

弓是也一天下財萬物財與長養人民兼利天下通達之屬莫不從服通達之屬謂舟車所至六說者立息十二

子者遷化遷化則聖人之得勢者舜禹是也今天夫仁人也將何務哉上則法舜禹之制下則法仲尼子弓之義

以務息十二子之說如是則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畢聖王之逆著矣○著宋本從竹信信信也疑疑亦

信也信可信者疑可疑者意貴賢仁也賤不肖亦仁也言而當知也默而當亦知也故知默猶知言也論語曰

知之不知為不知知也當丁浪反故多言而類聖人也少言而法君子也言雖多而不流而皆類于禮義是聖人制作者也

少無法而流湏然雖辯小人也湏沈也流者不復返沈者不復出也○此數故勞力而不當民事謂之姦事民

之訟勞知而不律先王謂之姦心法律辯說譬諭齊給便利而不順禮義謂之姦說齊疾也給急也便利此三姦

者聖王之所禁也知而險賊而神用智于險又賊為詐而巧巧于言無用而辯言無用也辯不惠而察惠順也辯

察也理不聰治之大殃也行辟而堅辟讀為解飾非而好非也玩姦而澤玩與戲同習姦言辯而逆古之大禁也逆者乖

知而無法聘其異見勇而無憚死察辯而操僻淫僻淫之事操七刀反大而用之以前數事為好姦而與眾

知而無法聘其異見勇而無憚死察辯而操僻淫僻淫之事操七刀反大而用之以前數事為好姦而與眾



而與衆人共之也謂使人同之也利足而迷謂利足而迷負石而墜謂中徒負石而墜謂中徒負石而墜謂中徒負石

下之心高上尊貴不以驕人不驕人聰明聖知不以窮人齊給連通不爭先人剛毅勇敢不以傷人不

知則問不能則學雖能必讓然後為德然後為德遇君則脩目下之義遇鄉則脩長幼之義在鄉党之中也遇長則脩

子弟之義遇友則修禮節辭讓之義遇賤而少者則脩告導寬容之義無不愛也無不敬也無與人爭也恢然

如天地之苞萬物如是則賢者貴之不肖者親之如是而不服者則可謂詭怪狡猾之人矣詭與雖則子弟之

中刑及之而宜中刑及之而宜大命以傾此之謂也詩大雅蕩之篇勢云老成人伊尹伊

古之所謂士仕者厚敦者也合羣者也士仕謂士

所謂樂富貴者也樂其樂分施者也施或所遠罪過者也遠于務事理者也務使事羞獨富者也使人足也

之所謂士仕者汗漫者也汗漫已解恣睢者也恣睢貪利者也貪利觸抵者也觸抵無禮義而惟權

執之嗜者也古之所謂處士者德盛者也能靜者也處士不仕者也易曰或出或入或出或入正者也知命者也知命者也知命者也知命

明著其時是之事不明著其時是之事不今之所謂處士者無能而云能者也云能自其能也自其能也慎子曰動而害能則亂也云能而

也無知而云知者也利心無足而佯無欲者也佯無欲者也行偽險穢而強高言謹慤者也以不俗為俗以

合俗人自離縱而跂訾者也訾讀為志離縱謂離于俗而放縱跂謂跂足違俗而恣其志意皆違俗自高之

為其俗也離縱而跂訾者也訾讀為志離縱謂離于俗而放縱

足自高而訾毀于人離力足自高而訾毀于人離力士君子之所不能為宋本之所下行一能字今從元刻

人必貴已道德也能為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己能為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己可用謂故君子恥不脩不恥見汗

見汗為人見汗為人恥不信不恥不見信恥不能不恥不見用是以不誘於譽不恐於誹誹謗不能動率道而行端然正

己不為物傾側夫是之謂誠君子誠實也謂曰温温恭人維德之基此之謂也已解在士君子之容其冠

進其衣逢其容良謂冠在前也儀然壯然褻然肆然恢恢然廣廣然昭昭然蕩蕩然是父兄之容也

仲尼篇 育文書局石印



樂奢汰也音太下同以齊之分奉之而不足公羊傳曰賦稅之半也外事則詐邪襲莒并國詐報未

謂桓公與管仲謀伐莒未發為東郭牙先知之是也并其事行也若是其險汙淫汰也事險而行汙固曷足稱

乎大君子之門哉若是而不亡乃霸何也曰於乎夫齊桓公有天下之大節焉夫孰能亡之美於乎讀為嗚呼歎

節義也倏然見管仲之能足以託國也是天下之大知也倏安也安然不疑也大地使地故反安忘其怒出忘其讎遂立以

為仲父是天下之大決也夷吾之字父者事之如父故號為仲父大決謂決斷之仇仲者立以為仲父而貴戚莫

之敢妬也其親密與之高國之位而本朝之臣莫之敢惡也謂舊臣也春秋傳管仲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

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書社謂以社之戶口書于版圖周禮二十五家為社距與拒同敵也言齊

燿字拒俗字論語石經貴賤長少秩秩焉莫不從桓公而貴敬之是天下之大節也秩秩順貌諸侯有一節如是則

莫之能亡也桓公兼此數節者而盡有之夫又何可亡也其霸也宜哉非幸也數也其術數可伯非為幸遇也然而仲尼之

門人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乎五伯是何也曰然彼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極也非紊文理也非極有文非服

人之心也非以義鄉方略審勞佚謂審知使人之勞佚也審勞佚者積脩門而能顛倒其敵者也蓄積倉庫脩戰門之

詐心以勝矣彼以讓飾爭依乎仁而蹈利者也為讓所以飾爭非真讓也小人之傑也彼固曷足稱乎大君子

之門哉前章言五伯故時故褒美之此章明王者之彼王者則不然致賢而能以救不肖致強而能以寬弱戰

必能殆之而羞與之門必以義服委然成文以示之天下委然偏就之貌言俯就而暴國安自化矣有文繆者

然後誅之有文怪繆戾者然後故聖王之誅也綦省矣省少也文王誅四四謂密也阮也共也崇也詩曰密人

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因壘而降史記亦說武王誅二史記云武王斬紂與妲己尸子曰武王親射惡來之口

者也業溫字周公卒業周公終王業亦時有小征至於成王則安以無誅矣刑措也故道豈不行矣哉此

有誤或是監字周卒業伐謂三監淮夷商奄也至於成王則安以無誅矣刑措也故道豈不行矣哉此

言之道豈不行人自不文王載百里地而天下一所載之地不過百里桀紂舍之厚於有天下之執而不得以

匹夫老樂射舍道雖有天下厚重故善用之則百里之國足以獨立矣不善用之則楚六千里而為讎人役謂善用道也讎人秦也楚懷王死于秦故主人主不務得道而廣有其執是其所以危也持寵處位終身不厭

之術論人臣處位可終身行之之術主尊貴之則恭敬而傳傳與傳同卑退也主信愛之則謹慎而謙與謙同不足也言不敢自滿

之主專任之則拘守而詳謹守職事詳明法度主安近之則慎比而不邪謹慎觀比而不邪主疏遠之則全一而不倍疏遠

而懷離貳之心主損絀之則恐懼而不怨貴而不為夸夸奢信而不忘處謙謙讀為謙得信于主不處嫌任重而不

敢專財利至則言善而不及也必將盡辭讓之義然後受善而不及而如此言己之福事至則和而理禍事至

則靜而理理謂不失其道和而理謂不富則施廣貧則用節可貴可賤也可富可貧也可殺而不可使為姦也

君雖寵榮屈辱之是持寵處位終身不厭之術也雖在貧窮徒處之執亦取象於是矣夫是之謂吉人徒處徒

終不可使為姦也是持寵處位終身不厭之術也雖在貧窮徒處之執亦取象於是矣夫是之謂吉人徒處徒

立志亦取法于此也詩曰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此之謂也應詩大雅下武之篇一人謂君也

此也可愛乎哉武王能當此順德謂能成其祖考之功也服事也明哉武王之求善處大重理任大事

也擅寵於萬乘之國必無後患之術若好同之好賢人與援賢博施除怨而無妨害人除怨不念舊惡

能耐任之則慎行此道也耐忍也慎讀為順言人有賢能者雖不欲用能而不耐任有能者不且恐失寵則莫

若早同之推賢讓能而安隨其後如有寵則必榮失寵則必無罪是事君者之寶而必無後患之術也荀子

非王道之書其言駁雜今此又言以術事君曰不然夫荀卿生于衰世意在濟時故或論王道或論霸道或論

得行其志治平之後則亦堯舜之道也若高言堯舜則道必不合何以拯斯民于塗炭乎故反經合義曲其道若

云異哉正文也字元刻在寶字下案推賢讓能人臣之正道也以此為固寵之術亦不善于持說矣注曲為

之解是故知者之舉事也滿則慮謙其後不足也當其盈滿則思平則慮險安則慮危曲重其豫猶恐及其禍是以

百舉而不陷也委曲重多而備豫孔子曰巧而好度必節勇而好同必勝知而好謙必賢此之謂也巧者

淫靡故好法度者必得其節勇者多愚者反是處重擅權則好專事而妬賢能抑有功而擠有罪志驕盈而輕舊

陵物故好與人同者必勝之者也

怨排也言重傷之也以羞嗇而不行施道乎上為重招權於下以妨害人雖欲無危得乎哉施道施惠之道

招權使歸于己是以位尊則必危任重則必廢擅寵則必辱可立而待也可吹而僥也吹之而僥外僥音竟元刻作

音是何也則墮之者眾而持之者寡矣墮反天下之行術可以行于天下之術以事君則必通以為仁則必聖立隆而

勿貳也仁謂仁人聖亦通也以事君則必通達以為仁則必有聖知然後恭敬以先之忠信以統之慎謹以行

之端慤以守之頓窮則從之疾力以申重之以敦厚不貳為本然後輔之以恭敬之屬頓謂困躓也疾力君雖

不知無怨疾之心功雖甚天無伐德之色省求多功愛敬不勸如是則常無不順矣省少也少所求則多以事

君則必通以為仁則必聖夫是之謂天下之行術少事長賤事貴不肖事賢是天下之通義也有人也執不

在人上而羞為人下是姦人之心也志不免乎姦心行不免乎姦道而求有君子聖人之名辟之是猶伏而咕

天救經而引其足也辟讀為譬咕與敵同經也伏而敵天愈說必不行矣俞務而俞遠為愈故君子時詘則

詘時伸則伸也教在上則為上在下則為下必當其分安有執不在上而羞為下之心哉

仲尼篇 育文書局石印

管子

卷三

五

荀子卷第四

儒效篇第八效功

大儒之效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倍周也屏蔽及繼屬續也屬之欲反履天下之籍謂

天下之聽天下之斷偃然如固有之而天下不稱貪焉偃然猶安然固有此位也殺管叔虛殷國而天下不稱戾焉

虛謂為墟戾暴也墟殷國謂殺武庚遷殷頑民於洛邑朝歌為墟也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稱偏焉左氏傳成鯀對魏獻子曰

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與此數畧同言四十人舉

成數又曰昔周公弔二叔之不成故封建親戚以蕃周室管蔡幽霍魯衛毛昺卻雍曹滕畢原鄧卽文之昭也

刑普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餘國名淺學難盡詳究教誨開導成王使諭於道而能揜迹於文武開導謂開通道達揜襲也周公歸周周公

畿內之國亦名周春秋周公黑肩蓋其後也言周公自歸其國也反籍於成王而天下不輟事周然而周公北面而朝之待其固安之後北面

也天子也者不可以少當也不可少頃當此位也不可以假攝為也周公所以少頃假攝天子能則天下歸之不能則天

下去之是以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離周也成王冠成人周公歸周反籍焉明不滅王之

義也周公無天下矣鄉有天下今無天下非擅也鄉讀為向下同擅與禪同言非禪讓於成王也成王鄉無天下今有天下非奪也變

執次序節然也節期也權變次也故以枝代主而非越也枝枝子周公武王之弟故曰枝主成王也以弟誅兄而非暴也謂殺管叔管

也君臣易位而非不順也易位非為不順故因天下之和遂文武之業明枝主之義仰易變化天下厭然猶一也

仰易反易也厭然順然之貌一涉反○正文仰易變化宋本作仰亦變化矣無仰易反易也五字注今以元刻非聖人莫之能為夫是之謂大儒之效 秦昭王問孫

卿子曰儒無益於人之國漢宣帝名詢劉向編錄孫卿子曰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致貴其上者也

謹乎臣子謂使不敢為非致極也人主用之則執在本朝而宜言儒者得權執在本朝則事皆合宜也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愆必為順下矣必不

亂雖窮困凍餒必不以邪道為貪無置錐之地而明於持社稷之大義嗚呼而莫之能應然而通乎財萬物養

荀子

卷四

儒效篇

一 育文書局石印

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雖隱於窮閭漏屋人莫不貴之道誠存也窮閭窮僻之處閭里門也仲尼將為司寇

魯司寇也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皆魯人家語曰沈猶氏常射飲其羊以詐市人

畜者師之魯之粥牛馬者不豫費必蚤正以待之也豫賈定為高價也粥牛馬者不敢高價言仲尼必先正其

以儲費者本有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固不必分有親者取多有父母者取其多也○宋本無必字元刻有案必與畢古

通用新序五作罔罔分有親者取多其孝弟以化之也由孔子以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元刻作

卷一作政漁分有親者得多與此不同孝弟以化之也孝弟化之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元刻作

位儒之為人下如是矣王曰然則其為人上何如孫卿曰其為人也廣大矣志意定乎內禮節修乎朝法則

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形乎下形見也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為也此君義信乎人矣通於四海則

天下應之如謹以君義通于四海故應之如是是何也則貴名白而天下治也貴名謂儒名可貴白明顯

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竭蹶趨之如不及然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通

之屬謂舟車所至人力所通之處也師長也言儒者之功如此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故可以為人之師者也○注人之師長宋本無之字今从元刻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此以明天下皆歸之也夫其為人下也如彼其為人上也如此何謂其無益於人之國也昭王曰善先王

之道仁人隆也比中而行之先王之道謂儒學仁人之所崇高也以其比類中道而易謂中曰禮義是也道者

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道也重說先王之道非陰陽山川怪異之事是人行之道也○宋君子之所謂

賢者非能徧能人之所能之謂也君子之所謂知者非能徧知人之所知之謂也君子之所謂辯者非能徧辯

人之所辯之謂也君子之所謂察者非能徧察人之所察之謂也有所正矣苟得其正不必徧能或曰相高下

視境肥序五種君子不如農人相視也高下原隰也境薄田也五種黍稷豆麥麻序謂不失次序各當土宜也通財貨相美惡辨貴賤君子不如賈人

視貨物之美惡辨其貴賤也賈與估同設規矩陳繩墨便備用君子不如工人便備用謂精巧不卹是非然不然之情以相薦搏以

相恥作君子不若惠施鄧析薦也謂相踏藉搏也皆謂相陵駕也若夫謫德而定次謫與商同古字商度其



作諸語與法同言斷決其德下亦有諸德而序量能而授官使賢不肖皆得其位不能皆得其官當其格

位之語○注未四字宋本作定次也說今从元刻量能而授官使賢不肖皆得其位不能皆得其官當其格

萬物得其宜事變得其應慎墨不得進其談惠施卻析不敢竄其察竄隱匿也言二子之察無所逃匿君子皆識也言必當理事必當

務是然後君子之所長也凡事行有益於理者立之行下無益于理者廢之夫是之謂中事凡知說有益于理

者為之無益于理者舍之夫是之謂中說行事失中謂之奸事知說失中謂之奸道奸事奸道治世之所棄而

亂世之所從服也若夫充虛之相施易也充實也施讀曰移移易謂使實者虛虛者實也堅白同異之分隔也以堅白同異之言相分別隔易同異已解上也

是聰耳之所能聽也明目之不能見也辯士之不能言也雖有聖人之知未能僂指也僂疾也言雖聖人亦不可疾速指陳

夫也健力主反公羊傳曰夫人不知無害為君子知之無損為小人工匠不知無害為巧君子不知無害為治子

卿大夫卿大夫王公好之則亂法百姓好之則亂事事謂作業而狂惑曠陋之人乃始率其羣徒辯其談說明其辟稱老身長

子不知惡也難愚也辟音譬稱尺證反身老子長言終身不知惡之也夫是之謂上愚有偏僻之見非昧然無知曾不如相雞狗之可以為

名也有惠施卻析之名尚不如相雞狗之名也詩曰為鬼為域則不可得有覩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

反側此之謂也詩小雅何人斯之篇云城短狐也覩姑也鄭云使汝為鬼為域也則汝誠不可得見我欲賤也好然有面目汝乃人也人相視無見極時必與汝相見也引此以喻狂惑之人也

而貴愚而智貧而富可乎曰其唯學乎彼學者行之曰士也彼為士者修立之稱敦慕焉君子也敦厚知之

聖人也知之謂通于學也于事皆通則與聖人無異也上為聖人下為士君子孰禁我哉為學之後則誰能禁我鄉也混然塗之人也

俄而並乎堯禹豈不賤而貴矣哉混然無所知之貌並比也鄉也效門室之辨混然曾不能決也效白辨別也向

別異猶不能決言所知淺也俄而原仁義分是非圖回天下於掌上而辨白黑豈不愚而知矣哉原本也謂知仁義之本圖

天下之事如在掌上也○而辨之而與如同鄉也胥靡之人俄而治天下之大器舉在此豈不貧而富矣哉胥靡刑徒人也胥相靡

書所謂銀鑄者也舉皆也顏師古曰聯繫使相隨而服役之猶今囚徒以鐵連枷也今有人於此屑然藏千溢之寶雖行賈而食人謂之富矣屑然雜碎

賈士得反也彼寶也者衣之不可衣也不可衣於既反言己為衣則○素己以通食之不可食也賣之不可僂售也僂然而人

貧士得反也

儒效篇

二 育文書局石印

前子

卷四

謂之富何也豈不大富之器誠在此也喻學者雖未得衣食是杆杆亦富人己豈不貧而富矣哉杆杆即于

莊子曰聽居故君子無爵而貴無祿而富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窮處而榮獨居而樂豈不至尊至富至重至嚴

之情舉積此哉舉皆也此儒學也此其情皆在此故人尊貴敬之故曰貴名不可以比周爭也不可以夸誕有也不可以執重脅也必

將誠此然後就也貴名人所貴儒學之名此身也爭之則失讓之則至遵道則積夸誕則虛道則自委積夸故君子務修其

內而讓之於外務積德於身而處之以遵道如是則貴名起之如日月天下應之如雷霆東應之聲如雷○正

之故曰君子隱而顯微而明辭讓而勝詩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此之謂也詩小雅鶴鳴之篇毛云臯澤也

水溢出所為坎自外數至九喻深遠也鄙夫反是比周而譽俞少鄙爭而名俞辱煩勞以求安利其身俞危詩曰民之無良相

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此之謂也詩小雅角弓之篇引此故能小而事大辟之是猶力之少而任重也

舍粹折無適也舍除也粹請為粹除粹折之外無所之適言必粹折身不肖而誣賢是猶偃伸而好升高也指其頂者愈眾偃偃也伸請

也偃身之人而強升高則頭頂尤低屈故指而笑之者愈眾故明主譎德而序位所以為不亂也忠臣誠能然後敢受職所以為不窮也分

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治辯之極也不亂謂皆當其序不窮謂通於詩曰平平左右亦是率從是言上下之交

不相亂也詩小雅米菽之篇毛云平平以從俗為善以貨財為寶以養生為己至道是民德也養生為己至

徒民德言不知禮義也此條舊不提及行法至堅不以私欲亂所聞如是則可謂勁士矣行法至堅好修正

今案當分股從俗元刻作客俗今從宋本行法至堅不以私欲亂所聞如是則可謂勁士矣行法至堅好修正

其所聞以橋飾其情性行法謂行有法度行下孟反橋與橋同○案宋本橋從其言多當矣而未諭也其行多

當矣而未安也其知慮多當矣而未周密也未諭謂未盡曉其義未安謂未得上則能大其所隆下則能開道

不已若者如是則可謂篤厚君子矣修百王之法若辨白黑應當時之變若數一二如數一行禮要節而安之

若生四枝要邀也節節文也言安于禮節若身之生要時立功之巧若詔四時邀時立功之巧謂不失機權

正和民之善億萬之眾而博若一人如是則可謂賢人矣雖博雜眾多如理一人之誤并并兮其有理也并并良

理有條理也○正文有理條字行今刪嚴嚴兮其能敬己也嚴嚴有威重之貌能敬己不可干以非禮也嚴或為分

分兮其有終始也故能有終始分扶間切歌歌兮其能長久也歌足也亂生於不足故樂樂兮其執道不殆也

也紹綏安泰之貌綏或為歲癸之貌熙熙兮其樂人之臧也熙熙和隱隱兮其恐人之不當也隱隱兮其恐人之不當也

如是則可謂聖人矣此其道出乎一曷謂一曰執神而固神堅固曷謂神曰盡善挾洽之謂神萬物莫足以傾

之之謂固挾讀為決神固之謂聖人聖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管樞要也故詩

書禮樂之歸是矣詩言是其志也是傳書言是其事也禮言是其行也樂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微謂

微旨一字為褒貶微其文隱其義之類是也故風之所以為不逐者取是以節之也風國風逐流蕩也國風所以不隨荒暴之君而

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人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小雅之所以為小雅者取是而文之也雅正也大雅之所以為大雅者取是而

光之也頌之所以為至者取是而通之也至謂盛天下之道畢是矣鄉是者臧倍是者亡鄉是如不臧倍是如

不亡者自古及今未嘗有也是皆謂儒也客有道曰孔子曰周公其盛乎言其德盛身貴而愈恭家

富而愈儉勝敵而愈戒戒備也言勝敵而益戒備荀卿應之曰是殆非周公之行非孔子之言也武王崩成王

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履天下之籍負展而坐戶牖之間謂之展也宋本作履諸侯趨走堂下當是時也

夫又誰為恭矣哉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馬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者莫不為天下之顯諸

侯孰謂周公儉哉武王之誅紂也行之日以兵忌武王發兵以兵東面而迎太歲迎謂逆太歲尸子曰武王伐

征武王至汜而汎至懷而壞汜水名懷地名書曰魯懷底績孔安國曰覃懷近河地名言至汜而適遇水汎漲

當作至汜左傳鄗在鄭地汜釋文音凡字汎也呂氏春秋武王伐紂天雨日夜不休汜音祀○案正文至汜

書注音數劍反非周師所經也汎汎懷壞以音成義揚氏不知汎當為汎而即音為祀誤矣又注河在定陶漢

疑當有壞至其頭而山隧共河內縣名共頭蓋共縣之山名隧謂山石崩摧霍叔懼曰出三日而五災至無乃

道二字

前子 儒效篇 三育文書局石印

不可乎霍叔武王弟也出行也周居豐鎬軍出三日未當至共蓋文王周公曰剝比干而囚箕子飛廉逐來知

政夫又惡有不可馬比于紂賢臣箕子紂諸父箕國名子爵也飛廉善走惡來有力也遂選馬而進擇也朝食於戚暮宿於百泉杜

歌云戚衛邑在頓工衛縣西百泉蓋立朝厭旦於牧之野厭掩也夜掩于旦謂未鼓之而紂卒易御後也御

日遂乘殷人而誅紂乘其倒戈之勢○正文蓋殺者非周人因殷人也非周人殺之因殷之故無首虜之獲無踏

難之賞周人無功受賞者反而定三革五兵定息偃甲也皆不用之義三革犀也兜也牛也考工記曰函人為甲犀

云五兵矛戟鉞盾弓矢國語說齊桓定三革偃五甲六屬合甲五屬殺梁傳曰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范甯

及韋昭云三革甲冑盾也五刃刀劍矛戟矢也合天下立聲樂下諸侯歸一統也於是武象起而詔護廢矣

武象周武王克殷之後樂名武亦周頌篇名詩序曰武奏大武也禮記曰下管象未干玉戚冕而舞大武詔護殷樂名左氏傳曰吳季札見舞韶護者蓋殷時兼舞舜樂武王廢之也○護與漢同宋本元刻並同四海

之內莫不變心易慮以化順之故外闔不閉闔門扇也○素末造父者天下之善御者也無輿馬則無所見其能造父者天下之善御者也無輿馬則無所見其能造父周穆王御者

也當是時也夫又誰為戒矣哉復太平如此造父者天下之善御者也無輿馬則無所見其能造父周穆王御者

天下之善射者也無弓矢則無所見其巧羿有窮之君逐夏大康而遂寡位者大儒者善調一天下者也無百里之地則無所見

其功輿固馬選矣而不能以至遠一日而千里則非造父也弓調天直矣而不能以射遠中微則非羿也善射

能及遠又中微細之物也用百里之地而不能以調一天下制強暴則非大儒也彼大儒者雖隱於窮閭漏屋無置錐之地

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成名况乎諸侯莫不願得以為臣已

非十二子篇○案此段在一大夫之位云云當為行文韓詩外傳卷五無此徑下文語勢方脗合用百里之地而千里之國莫能與之爭勝答極暴國齊一天

下而莫能傾也是大儒之徵也徵驗也其言有類其行有禮類善也謂比類于其舉事無悔其持險應變曲當

險危也其持危應變皆曲得其宜當丁浪反與時遷徙與世偃仰隨時設教千舉萬變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稽也其道一謂皆歸于治也

其于為治一也稽致也攷成也其窮也俗儒笑之其通也英傑化之蒐瑣逃之倍千人曰英倍萬人曰傑言英傑之士則邪說

畏之眾人媿之眾人初皆非其所為成功通則一天下窮則獨立貴名儒名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跖之世不能

汗非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故有俗人者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辨儒者之異也不學問無正義以富

利為隆是俗人者也逢衣淺帶解果其冠淺大也淺帶博帶也韓詩外傳作逢衣博帶言帶博則約束衣服者

僕為墟籬音下界反僕音果墟音獲靜好也或曰說苑馮子鬚謂齊王曰臣笑鄰國之祠田以一壺酒三鮒魚

祝曰蟹螺者宜未汙邪者百車蟹螺蓋高地也今冠蓋亦比之謂強為儒服而無其實也○案董當作鮒所引

說苑見復思篇又見尊賢篇此所引尊賢篇之文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畧粗也亂世法韓詩外傳作畧法先

也蟹螺彼作蟹螺鄰圖作臣鄰皆當從彼為是後王後世之王夫隨當時之政而立制度

王而不足後王後世之王夫隨當時之政而立制度繆學雜舉不知法後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禮義而殺詩書後王後世之王夫隨當時之政而立制度

于亂世後王後世之王夫隨當時之政而立制度故仲尼修春秋盡用周法韓其衣冠行偽己同於世俗矣然而不知惡者衣冠即上所云逢衣淺帶之比

詩外傳作不知法先王也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稱舉得委積足以

議談說無以異於墨子矣然而明不能別字今元刻刪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稱舉得委積足以

揜其口則揚揚如也揚揚得意也隨其長子事其便辟舉其上客倜然若終身之虜而不敢有他志是俗儒也也子

謂君之世子也便辟謂左右小臣親信者也便辟延反辟讀為嬖舉其上客謂褒美

其上客冀得其助也使字書無所見蓋環繞因拘之貌莊子曰皖然在纏繳之中矣法後王一制度隆禮義而

殺詩書其言行己有大法矣然而明不能齊雖有大禮其所見之明猶未教法之所不及聞見之所未至則知

不能類也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是能類者也禮記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內不自以誣外不自以欺不自

以是尊賢畏法而不敢怠傲是雅儒者也有雅德也法先王統禮義一制度以淺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萬持博

謂見其淺則可以執持博也先王當為後王以古持今當為以今苟仁義之類也雖在鳥獸之中若別白黑類

持古皆傳寫誤也○案元刻作以行萬外傳同本書王制篇亦同苟仁義之類也雖在鳥獸之中若別白黑類

在鳥獸之中猶倚物怪變所未嘗聞也所未嘗見也卒然起一方則舉統類而應之無所倣恚倚奇也韓詩外

別况在人矣倚物怪變所未嘗聞也所未嘗見也卒然起一方則舉統類而應之無所倣恚倚奇也韓詩外

卒千忽反疑讀為疑恚與作同奇物怪變卒然而起人所張法而度之則暗然若合符節是大儒者也疑無所

難處者大儒知其統類故舉以應之無所疑滯慙作也張法而度之則暗然若合符節是大儒者也疑無所

開張其法以測度之則暗然若合符節言不差錯也度大各反暗與暗同符節相故主人主用俗人則萬乘之國

合之物也周禮門關用符節蓋以全竹為之剖之為兩各執其一合之以為驗也然後可以長久也

亡不義而好用俗儒則萬乘之國存存用雅儒則千乘之國安用大儒則百里之地久然後可以長久也大儒而

後三年天下為一諸侯為臣長久之業既成又三年修德化則可以一天下用萬乘之國則舉錯而定一朝而

需效

育文書局石印

伯錯讀為措伯讀為伯錯言一朝而霸也不聞不若聞之聞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學至於行之而止矣行

之明也行之則通明于事也此明之為聖人通明于事則為聖人聖人也者本仁義當是非齊言行不失毫釐無它道

焉已乎行之矣當丁浪反已止也言聖人故聞之而不見雖博必謬雖博聞必見之而不知雖識必妄知雖不能

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此注蓋本此俗本誤作制力今以宋本訂正知之而不行雖敦必困苟不能

知多厚必不聞不見則雖當非仁也雖偶有所當非仁人其道百舉而百陷也言儒中之道百舉而故人無師

至困躓也無法而知則必為盜勇則必為賊云能則必為亂言其能察則必為怪惠施柳之辯則必為誕人有師有法而知

則速通勇則速威云能則速成察則速盡辯則速論察則速盡謂有聽察之性則能速故有師法者人之大寶

也無師法者人之大殃也人無師法則隆性矣有師法則隆積矣隆厚也積習也厚性言恣其本性之欲厚于

情隆積作隆性注積習也己下全不同作厚于情謂恣其情之所欲厚于性謂本于善也○案宋本正文隆性作隆

聞本亦同當出後人所改與荀子言性惡本旨不合與下文及注皆矛盾今據元刻悉改正而師法者所得乎

情非所受乎性不足以獨立而治情謂喜怒哀愛惡外物所感者也言師法之于人得于外情非天性所受故性

性既非天性則不可獨立而治必在化之也性也者吾所不能為也然而可化也言天性非吾自能為情也者

○此注方釋情字益可見上文不作隆性也非吾所有也然而可為也言情非吾天性所有然故曰非吾所有雖非所有然而可為之也注錯習俗所以化性

也注錯猶措置也錯于故反并一而不二所以成積也并讀為併一謂習俗移志安久移質習以為俗則移其志并一而不

二則通於神明參於天地矣故積土而為山積水而為海○元刻作積土謂旦暮積謂之歲至高謂之天至下

謂之地宇中六指謂之極六指上下四方也盡六指之涂之人百姓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彼求之而後得為

之而後成積之而後高盡之而後聖故聖人也者人之所積也言其德人積耨耕而為農夫積斲削而為工匠

積反貨而為商賈為販積禮義而為君子工匠之子莫不繼事而都國之民安習其服安習其土居楚而楚居

越而越居夏而夏夏中是非天性也積靡使然也積習故能然故人知謹注錯慎習俗大積靡則為君子矣歎

靡謂以慎積習為也縱性情而不足問學則為小人矣為君子則常安榮矣為小人則常危辱矣凡人莫不欲安榮而惡

危辱故唯君子為能得其所好小人則日徼其所惡徼與邀同詩曰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願是

復民之貪亂甯為荼毒此之謂也詩大雅桑柔之篇迪進也言厲王有此善人不求而進用之忍害為惡也

人論論人之善惡人反顧念而重復之故天下之民貪亂安然為荼毒之行由王使之然也志不免於曲私而冀人之以己為公也行不免於汙漫而冀人之以己為修也汙穢也漫敷

反其愚陋溝壑而冀人之以己為知也是眾人也溝音冠愚也溝壑無志忍私然後能公行忍情性然後能修

忍謂矯其性行下孟反知而好問然後能才其智慮不及常好公修而才可謂小儒矣皆矯其不及志安公行安修知通

統類如是則可謂大儒矣大儒者天子三公也其才堪王小儒者諸侯大夫士也眾人者工農商賈也禮者人

主之所以為羣臣寸尺尋丈檢式也人倫盡矣檢束也式法也度也寸尺尋丈所以知長短也檢束所以制放

人主之柄也倫當為論或曰人主之柄也倫當為論或曰君子言有壇宇行有防表道有一隆壇累土為壇宇屋邊也防隄防表標也言有

以隆謂厚于一不以隆謂厚于一不言道德之求不下於安存此道德或當為政治以下有道德之求故誤重寫耳故下云諸侯

之事語以修其志意來求則言道德之求不二後王道德教化也人以教化來求則言

王師古而不以遠古也舍後王而言遠古是二也道過三代謂之蕩道過三代已前事已久法二後王謂之不雅雅正也其治法不論

古則為高之下之小之臣之外是矣臣當為巨雖高下小大是君子之所以騁志意於壇宇宮庭也宮謂之

屏之內也君子雖聘意志論說不出此壇宇宮庭之內也是故諸侯問政不及安存則不告也匹夫問學不及

為士則不教也百家之說不及後王則不聽也百家雜說不及後王之道妄夫是之謂君子言有壇宇行有防

表也

荀子卷第五

王制篇第九

王制篇

育文書局石印

請問為政曰賢能不待次而舉不以官之次序若傳罷不能不待須而廢須頃也○須俗本誤元惡不待教

而誅不教而殺謂之虐唯元惡不教誅之也中庸民不待政而化中庸民易與為善故教則化之不待政成之後也分未定也則有昭繆繆讀為穆父昭繆讀為穆父昭

也積文學正身行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卿相士大夫屬繫也欲反故姦言姦說姦事姦能遁逃反側之民職而教之

須而待之反側不安之民也職而教之謂使各當教其勉之以慶賞懲之以刑罰安職則畜不安職則棄畜養

謂投四裔五疾瘡斲破變斷者侏儒各當其材官施而衣食之兼覆無遺官為之

職而與才職與才行反時者死無赦夫是之謂天德王者之政也天德天覆之德聽政之大分○舊本不提行以善至者待

之以禮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兩者分別則賢不肖不雜是非不亂賢不肖不雜則英傑至是非不亂則國家治若

是名聲日聞天下願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願謂人皆願凡聽論聽威嚴猛厲而不好假道人屬剛烈也假道謂以

則下畏恐而不親周閉而不竭隱閉其情不竭盡也若是則大事殆乎弛小事殆乎遂弛廢也遂因循也春秋傳曰遂繼

近于弛廢小事近于和和解調通好假道人而無所疑止也和謂定止其不可也○正文也字宋本作之則姦言並

至嘗試之說鋒起嘗試之說謂假借他事試為之也莊子曰嘗若是則聽大事煩是又傷之也聽大謂所聽之

也故法而不議則法之所不至者必廢議謂講論也雖有法度而不能講論職而不通則職之所不及者必隊

雖舉當其職而不能通明其類則職所不及者必隊隊與墜同故法而議職而通無隱謀無遺善而百事無過非君子莫能故公平者職之衡

也中和者聽之繩也聽聽政也衡所以曲直言君子用公平中和之道故其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聽

之盡也類謂比類偏黨而無經聽之辟也無經謂無常法故有良法而亂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亂者自古及今未嘗

聞也傳曰治生乎君子亂生乎小人此之謂也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分均則不偏分均謂貴賤敵執

齊則不壹眾齊則不使此皆名無差等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明王始立而處國有制制亦謂分均謂貴賤敵夫兩貴之不能

分均則不偏分均謂貴賤敵夫兩貴之不能

夫兩貴之不能



相事兩賤之不能相使是夫數也天之數也 教位齊而欲惡同物不能澹則必爭澹為聽既無等細則皆不知紀極故物不能足也 則必亂亂則窮矣物窮也 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貧富貴賤之等足以相兼臨者是養天下之本也

使物有餘而不窮竭 書曰維齊非齊此之謂也書呂刑言維齊一者乃在不齊以論有差等然後可以為治也 馬駭輿則君子不安輿馬駭于車中也 庶人駭

政則君子不安位駭政不安上之政也 馬駭輿則莫若靜之庶人駭政則莫若惠之惠恩也 選賢良舉篤敬興孝弟收孤寡補

貧窮如是則庶人安政矣庶人安政然後君子安位傳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此之謂

也故君人者欲安則莫若平政愛民矣欲榮則莫若隆禮敬士矣欲立功名則莫若尚賢使能矣是君人者之

大節也三節者當則其餘莫不當矣三節者不當則其餘雖曲當猶將無益也曲當謂委曲皆當當丁浪反○猶元刻作由與猶同 孔子

曰大節是也小節是也上君也大節是也小節一出焉一入焉中君也謂得一失也○宋本下節非也字 大節非也小節雖是也吾魯觀其餘矣成侯嗣公

娶欵計數之君也成侯嗣公皆衛君也史記衛聲公卒子成侯立成侯卒子平侯立平侯卒子嗣君立嗣君曰衛嗣公重如早愛泄姬而恐其皆因其愛重以雍己也乃貴薄疑以敵如耳尊魏妃以無泄姬曰以是 未及取民也未及

相參也又使客過關市賂之以金○召閔市問其有客過與汝金汝回遣之閔市大怒以嗣公為明察此皆計數之類也○所引韓子見內儲說上篇魏妃作魏姬汝回遣之作汝因遣之 未及取民也未及

謂其才未及也 子產取民者也未及為政者也禮記曰子產猶衆人之母能食之不能教之也 管仲為政者也未及修禮者也言未及

故修禮者王為政者強取民者安聚斂者亡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士卒也 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篋篋實府

庫篋篋己富府庫己實而百姓貧夫是之謂上溢而下漏如器之上溢下漏空虛可立而待也 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戰則傾覆

滅亡可立而待也故我聚之以亡敵得之以強聚斂者召寇肥敵亡國危身之道也故明君不蹈也 王奪之

人霸奪之與強奪之地人謂賢人與謂與國也強國之術則奪人地也 奪之人者臣諸侯奪之與者友諸侯奪之地者敵諸侯臣諸侯

者王友諸侯者霸敵諸侯者危用強者用強非知強道者 人之城守人之出戰而我以力勝之也則傷人之民必甚

矣傷人之民甚則人之民惡我必甚矣人之民惡我甚則日欲與我鬪人之城守人之出戰而我以力勝之則

傷吾民必甚矣傷吾民甚則吾民之惡我必甚矣吾民之惡我甚則日不欲為我鬪人之民日欲與我鬪吾民

前

卷五 王制篇 一 育文書局石印

曰不欲為我鬪是強者之所以反弱也地來而民去累多而功少累憂也雖守者益所以守者損是以大者之所

以反削也守者謂地也守國以地為本故曰守諸侯莫不懷交接怨而不忘其敵交接連結也既以力勝而不

而不忘與之為敵本多作壞交接言壞其與已交接之道也伺強大之開承強大之敝此強大之殆時也殆危也○元刻敝作弊宋本敝下

本多同條衍文今从元刻去之知強大者不務強也知強大之術者慮以王命全其力凝其德慮計也以用也其計慮常用王

其德謂不力全則諸侯不能弱也德凝則諸侯不能削也天下無王霸王則常勝矣是知強道者也無王霸之

輕舉也常勝主力全則諸侯不能弱也德凝則諸侯不能削也天下無王霸王則常勝矣是知強道者也無王霸之

或衍字彼霸者不然辟田野實倉廩便備用備用足用也左案謹募選閱材伎之士募發聲謹嚴也募招也謹

猶漢之材官也然後漸慶賞以先之漸進也言進嚴刑賞以糾之存亡繼絕衛弱禁暴而無兼併之心則諸

侯親之矣併下同修友敵之道以敬接諸侯則諸侯說之矣說讀為悅下同所以親之者以不併也併之見則諸侯疏

之矣見賢所以說之者以友敵也臣之見則諸侯離矣故明其不并之行信其友敵之道謂使人不疑天下無

霸王則常勝矣是知霸道者也無王者則霸王者則常勝也閔王毀於五國史記齊湣王四十年樂毅以燕趙楚魏秦破齊湣王出奔莒也桓公劫於魯莊

公羊傳柯之盟齊桓公為魯莊公之臣曹沫所劫也無它故焉非其道而慮之以王也不行其道而以計慮彼王者不然仁眇天下義眇

天下威眇天下仁感其義畏其威也仁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親也義眇天下故天下莫不勞也威眇天下故

天下莫敢敵也以不敵之威輔服人之道其道可故不戰而勝不攻而得甲兵不勞而天下服是知王道者也

知此三具者欲王而王欲霸而霸欲強而強矣王者之人王者之人之佐飾動以禮義所修飾及舉聽斷之

善類謂輕重得中也明振毫末振舉也言舉措應變而不窮夫是之謂有原是王者之人也原本也知王者之制說王

也道不過三代法不貳後王論王道不過夏殷周之事過則久遠難信法不道過三代謂之蕩法貳後王謂之

不雅並已解上衣服有制宮室有度人徒有數人徒謂士喪祭械用皆有等宜械器也皆有等聲則凡非雅聲者舉

廢舉昏色則凡非舊文者舉息謂染絲畫械用則凡非舊器者舉毀舊謂三夫是之謂復古是王者之制也復

代故事則是復古不必遠舉也王者之論謂論說賞無德不貴無能不官無功不賞無罪不罰朝無幸位民無幸生幸也

尚賢使能而等位不遺不遺言各當其材析愿禁悍而刑罰不過析分異也分其愿怒之民使與凶悍者異也

百姓曉然皆知夫為善於家而取賞於朝也為不善於幽而蒙刑於顯也夫是之謂定論是王者之論也定論

之論論不易則人知沮勸也王者之等賦政事財萬物所以養萬民也等賦賦稅有等所以為等賦及政事裁田野計一

什稅關市幾而不征幾呵察也但阿察奸人而不征稅也禮記幾作幾山林澤梁以時禁發而不稅石絕水為梁所以取魚也非時則

漁人入澤梁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也相地而衰政相視也衰差也政為之輕理道之遠近而致貢理條理也貢任土所貢也謂

之類通流財物粟米無有滯留不使有滯積也買還有無積居使相歸移也四海之內若一家輸相救無不豐足雖四海之廣

若一故近者不隱其能遠者不疾其勞不隱其能謂竭其才力也不疾其勞謂奔走來王也無幽閒隱僻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幽

也間隔也言無有深隔之國不為王者趨使而安樂政教也夫是之謂人師是王者之法也師長也言為政如此乃可以長北海則有走馬

吠犬焉然而中國得而畜使之大謂荒陬絕遠之地不必至海水也走馬吠犬今北南海則有羽翮齒豷曾

青丹干焉然而中國得而財之翻大鳥羽豷象齒犀兕之革曾青銅之精可續畫及化黃金者出蜀山越雋

貢雅州球琳琅玕孔云石而似玉者爾雅亦云西北方之美者有球琳琅玕馬皆出西方此云南方者蓋南方亦有也東海則有紫結魚鹽焉然而中國得而衣食之紫

今也結末詳字書亦無結字當為蛇郭璞江賦曰石蛇應節而揚葩注云石蛇龜形春則生花蓋亦蚌蛤之屬

衣食之故居怯反注蛇西海則有皮草文旄焉然而中國得而用之禹貢梁州貢熊羆狐狸織皮孔云貢曰

謂染之為文絳也故澤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魚農夫不斲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賈不耕田而足菽粟故虎豹為猛矣

然君子剝而用之故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莫不盡其美致其用物皆盡其美而上以飾賢良下以養百姓而安

樂之師謂車服夫是之謂大神能變通裁制萬物故曰大神也詩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此之謂也詩周頌

篇荒大也康安也言天作此高山使與雲雨大王自幽遷馬則能尊大之彼大王作此都文王又能安之也以類行雜得其統類則以一行萬可治也皆謂得其

王制篇不忠于雜也一行萬行于一人則萬人可治也皆謂得其

育文書局石印

樞要 始則終終則始若環之無端也舍是而天下以衰矣始謂類與一也終謂雜與萬也言以此道為治終始

反天地者生之始也禮義者治之始也君子者禮義之始也始猶本也言禮為之貫之積重之致好之者君子

之始也言禮義以君子為本君子以習學為本貫習也種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參也萬

物之總也民之父母也參謂與之相參共成化育也揆領也無君子則天地不理禮義無統上無君師下無

父子夫是之謂至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始則終終則始與天地同理與萬世同久夫是之謂大本始則終終

世始言上下尊卑人之大本有君子然後可以長此已下明君子禮義之治為之制喪故喪祭朝聘師旅一也

祭朝聘之禮所以齊一民各當其道於恩義農農士士

工工商商一也使人一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生謂滋長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

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亦且者言其中亦有無義者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為用何也曰人能

羣彼不能羣也人何以能羣曰分無分則爭爭分何以能行曰以義故義以分則和也言分義相須也義謂裁斷

以和則一一則多力多力則強強則勝物故宮室可得而居也物不能害故序四時裁萬物兼利天下無它故

馬得之分義也以有分義故故人生不能無羣羣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離離則弱弱則不能勝物故宮室

不可得而居也不可少頃舍禮義之謂也能以事親謂之孝能以事兄謂之弟能以事上謂之順能以使下謂

之君能以皆謂能君者善羣也善能使人羣道當則萬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長羣生皆得其命安其性命故養

長時則六畜育殺生時則草木殖殺生政令時則百姓一賢良服聖王之制也時謂有常服草木榮華滋碩之

時則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毒藥毒魚之藥周禮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穀

不絕而百姓有餘食也汙池淵沼川澤謹其時禁汙停水之故魚鱉優多而百姓有餘用也用謂食足之斬伐

穰子罔罟毒藥不入境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穰氏禁澤之沈者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穀

養長不失其時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餘材也山無草木曰童聖王之用也用財上察於天下錯於地順天時以養地

塞備天地之間加施萬物之上言聖王之用使天地萬物皆得其所微而明短而長狹而廣言用禮義故所守神明博大以至約

博言禮義治化雖神明大原其本至簡約也故曰一與一是為人者謂之聖人此為一與一動皆一也聖人也序官謂王者序宰爵

知賓客祭祀饗食犧牲牢之數宰膳宰爵主掌也饗食饗宴也周禮膳夫之屬有庖人獸人司徒知百宗城郭

立器之數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立器言五方器械異制皆知其數不使作奇伎之器也司馬知師旅甲兵

乘白之數出長轂一乘則謂之乘每乘又有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白謂甸徒猶今之白丁也或曰白當為

百也修憲命修憲法之命所以表示人也若以審詩商詩商當為誅賞字體及聲之誤故樂論篇曰其在序

歌也○注中謂誅賞三字各本皆脫今案文義補禁淫聲周禮大司樂禁其淫聲慢以時順修謂不失其時

使夷俗邪音不敢亂雅大師之事也夷俗謂蠻夷之樂雅正聲也修隄梁隄梁橋也通溝澮溝澮皆所以通水

溝溝上有畛千夫有澮澮上有道鄭云行水潦行巡行也安水藏使水歸其壑安謂不以時決塞則塞之不使

失時歲雖凶敗水旱使民有所耘艾司空之事也艾讀讀相高下視肥瘠境序五種高下原隰也五種黍稷豆麻麥

省農功省觀也觀其勤惰而勸之謹蓄藏謹嚴以時順修使農夫樸力而寡能治田之事也使農夫敦朴於力穡禁修火憲不

昨時焚山澤月令二月無焚山林養山林藪澤草木魚鼈百索百索上所以時禁發禁謂許民米取使國家足

用而財物不屈虞師之事也屈竭也虞師周禮順州里和順之使從教化趨以時順修使百姓順命安樂處鄉師之

也閒樹藝樹藝種樹及桑柘也勸教化趨孝弟勸之使從教化趨以時順修使百姓順命安樂處鄉師之

事也鄉師公卿也周禮鄉老二鄉論百工論其巧拙月令曰物勒工名以審時事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

可以為良月令曰監工日辨功功謂器之精好者苦謂濫尚完利完堅也利謂便於用便備用使雕琢文

母悖于時皆審其時之事也造也相陰陽相視也陰陽謂數也占履兆占占候也履陰陽相侵之類也便備用使雕琢文

采不敢專造於家工師之事也造也相陰陽相視也陰陽謂數也占履兆占占候也履陰陽相侵之類也便備用使雕琢文

歲之吉鑽龜謂以火焚荆蕪灼之鑽龜陳卦陳卦謂推著布卦也主攘擇五卜攘謂禳除不祥擇取吉事也五卜洪範所知其吉凶

妖祥僂巫跛擊之事也擊請為觀男巫也古者以廢疾之人主卜修採清修其採清之事採謂採去其穢清謂

祀氏掌除不蠲凡國之大易道路平之謹盜賊謹嚴禁也周禮野廬氏平室律法皆不使室姦人若今五家為保

也以時順修使賓旅安而貨財通治市之事也市之官兼掌道路不必全依周禮制據當時職事言之也拊急

禁悍拊當為折急當為愿已解上也防淫除邪戮之以五刑使暴悍以變姦邪不作司寇之事也本政教正法則兼聽而時稽

之事也稽計也考也周禮大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度其功勞論其慶賞以時慎修使百吏免盡而眾庶不偷冢宰

而調一之辟公之事也全道德致隆高基文理一天下振毫末使天下莫不順比從服天王之事也故政事亂

則冢宰之罪也國家失俗則辟公之過也天下不一諸侯俗反則天王非其人也 具具而王具具而霸具具

而存具具而亡用萬乘之國者威強之所以立也名聲之所以美也敵人之所以屈也國之所以安危臧否也

制與在此亡乎人王霸安存危殆滅亡制與在我亡乎人夫威強未足以殆鄰敵也名聲未足以縣天下也則

是國未能獨立也豈渠得免夫累乎案渠與處同天下脅於暴國而黨為吾所不欲於是者日與桀同事同行無害

為堯是非功名之所就也非存亡安危之所墮也功名之所就存亡安危之所墮必將於愉殷赤心之所誠以

其國為王者之所亦王以其國為危殆滅亡之所亦危殆滅亡之日案以中立無有所偏而為縱橫之事偃

然案兵無動以觀夫暴國之相卒也案平政教審節奏砥礪百姓為是之日而兵剽天下勁矣案然修仁義仇

隆高正法則選賢良養百姓為是之日而名聲剽天下之美矣權者重之兵者勁之名聲者美之夫堯舜者一

天下也不能加毫末於是矣權謀傾覆之人退則賢良知聖之士案自進矣刑政平百姓和國俗節則兵勁城

固敵國案自誑矣務本事積財物而勿忘棲遲薛越也薛越即層越後同是使羣臣百姓皆以制度行則財物積國家

固敵國案自誑矣務本事積財物而勿忘棲遲薛越也薛越即層越後同是使羣臣百姓皆以制度行則財物積國家

案自富矣三者體此而天下服暴國之君案自不能用其兵矣何則彼無與至也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其民之親我也歡若父母好我芳若芝蘭反顧其上則若灼黥若仇讎彼人之情性也雖桀跖豈有官為其所惡賊其所好者哉彼以奪矣故古之人有以一國取天下者非往行之也修改其所莫不願如是而可以誅暴禁悍矣故周公南征而北國怨曰何獨不來也東征而西國怨曰何獨後我也就能有與是鬪者與安以其國為是者王殷之日安以靜兵息民慈愛百姓辟田野實倉廩便備用安謹募選閱材技之士然後漸賞慶以先之嚴刑罰以防之擇士之知事者使相率貫也是以厭然畜積修飾而物用之足也兵革器械者彼將日日暴露毀折之中原日日元原作我今將修飾之拊循之掩蓋之於府庫貨財粟米者彼將日日棲遲薛越之中野我今將蓄積并聚之於倉廩材技股肱健勇爪牙之士彼將日日挫頓竭之於仇敵我今將來致之并閱之砥礪之於朝廷如是則彼日積敝我日積完彼日積貧我日積富彼日積勞我日積佚君臣上下之間者彼將厲厲焉日日相離疾也我今將頓頓焉日日相親愛也是待其敝安以其國為是者霸王則從傭俗事行則遵傭故進退貴賤則舉傭士句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庸寬惠如是者則安存○僅免于危亡而已立身則輕格事行則蠲疑進退貴賤則舉俊悅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好取侵奪如是者危殆立身則憍暴事行則傾覆進退貴賤則舉幽險詐故○宋本有一人字衍元刻無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好用其死力矣而慢其功勞好用其籍歛矣而忘其本務如是者滅亡此五等者不可不善擇也王霸安存危殆滅亡之具也善擇者制人不善擇者人制之善擇之者王不善擇之者亡夫王者之與亡者制人之與人制之也是其相縣也亦遠矣○篇末自具具而王

至此文義淺雜當是殘脫之餘故不注耳

荀子卷第六

富國篇第十

荀子

卷六

富國篇

萬物同宇而異體同生宇內無宜而有用雖於人無常定之宜皆有可用之理必在而異道同欲而異知倫類也並處羣居也其在人之法數則以類羣居分意者遂其執同而知異行私而無禍縱欲而不窮則民心奮而不可說也禍患也窮極也奮謂起而爭競也

而不可悅服也如是則知者未得治也知者未得治則功名未成也功名之立智功名未成則羣眾未賒也名者

居若未無功名者居下然後羣眾羣眾未賒則君臣未立也有君臣之位也無君以制臣無上以制天下害

生縱欲害生於各縱其欲也欲惡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則必爭矣若人謂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

君上之制各恣其欲則故百技所成所以養一人也技工也一人君上也言百工所成之眾物而能不能兼技

雖不能賤故必爭之也故百技所成所以養一人也若使專一於分不事也謂離居不相待則窮群而

匠輪輿各安其業則治治有分也謂祥人不能兼官若慶典樂稷播種之類也謂離居不相待則窮群而

無分則爭言不相待遺棄也窮謂為物所困也此窮者患也爭者禍也救患除禍則莫若明分使羣

矣此已上皆明有分則能彊脅弱也知懼愚也民下違上少陵長不以德為政知德謂教化使

如是則老弱有失養之憂而壯者有分爭之禍矣老弱不能自存故憂失養壯事業所惡也功利

所好也職業無分必使各供其職各從所務若無分則莫不感勞而好逸也如是則人有樹事之患而有爭功

之禍矣樹立也若無分則人患於樹立男女之合夫婦之分人各有偶也婚姻媾內送逆無禮媾之父母為婚

言婚媾者同皆以二廣韻云娶也後人入詩作平聲媾說甚注作聘今字如是則人有失合之憂而有爭

色之禍矣其配偶也故知者為之分也道者又諱為智皆通足國之道明富國節用裕民而善藏其餘裕謂優

藏其餘謂雖有餘不耗消而善藏之藏古藏節用以禮裕民以政謂取之有道也彼裕民故多餘優饒

故多餘也裕民則民富民富則田肥以易易謂耕田肥以易則出實百倍所出穀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禮節用

之法取謂不妄耗費也餘若丘山不時焚燒無所藏之以言多夫君子美患乎無餘以墨子故知節用裕民則



必有仁義聖良之名而且富厚丘山之積矣名類此無它故也生於節用裕民也不知節用裕民則民貧民

貧則田瘠以穢耕耨失時也田瘠以穢則出實不半其半上雖好取侵奪猶將寡獲也而或以無禮而用之刻

節用之則必有貪利糾譎之名而且有空虛窮乏之寔矣糾察也論發人此無它故焉不知節用裕民也康誥

曰弘覆乎天若德裕乃身此之謂也弘覆如天又順於德是乃所以寬裕汝身言百姓與足君孰不足也○宋

見第二十卷注中不必禮者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稱行今業當分殿不故天子袿衣

冕袿古朱字袿與袿同畫龍於衣謂之諸侯玄袿衣冕謂上公也周禮公之服自大夫裨冕衣裨衣而服冕謂

大表為上其餘為裨裨之言卑也以事尊卑服士皮弁服皮弁謂以白鹿皮為冠象上古也素積為裳用十五

之諸侯以下亦服焉冕絺冕絺冕皆是也士皮弁服升布為之積猶辟也辟感其貴中故謂之積積也

德必稱位位必稱祿祿必稱用由士以上則必以禮樂節之眾庶百姓則必以法數制之君子用德量地而立

國謂若王制天子之計利而畜民所出畜萬二千五百家度人力而授事謂若一畝畝使民必勝事事必出利

足以生民皆使衣食百用出入相拊百用謂用養生送死之類出財也入利也拊必時臧餘謂之稱數用

有餘則以時臧之此謂有稱之術數也故自天子通於庶人事無大小多少由是推之故曰朝無幸位民無幸生此之謂也上下

之事皆以稱數推之故無微幸之徒無德輕田野之稅平關市之征平猶除也謂首商賈之數首減也謂使罕

而祿謂之幸位情游而食謂之幸生也輕田野之稅平關市之征幾而不征也謂首商賈之數首減也謂使罕

興力役無奪農時如是則國富矣夫是之謂以政裕民此以政優鏡人之生不能無羣羣而無分則爭爭則亂

亂則窮矣困故無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大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樞要也樞也故美之

者是美天下之本也美謂美其有分○美之君安之者是安天下之本也貴之者是貴天下之本也古者先王

分割而等異之也以分割制之故使或美或惡或厚或薄或佚或樂或劬或勞美謂褒寵惡謂刑戮厚薄貴賤

非特以為淫泰夸麗之聲將以明仁之文通仁之順也仁謂仁人言為此上事不唯使人瞻望自為夸大之

順從言不故為此雕琢鏤黼黻文章玉謂之彫亦謂之琢木謂之鏤白謂之黼黑謂之黻使足以辨貴賤而

違其志也故為此雕琢鏤黼黻文章玉謂之彫亦謂之琢木謂之鏤白謂之黼黑謂之黻使足以辨貴賤而

富國篇

十 育文書局石印

已不求其觀不求使人觀望也古亂反也不為之鐘鼓管磬琴瑟笙使足以辨吉凶合歡定和而已不求其

餘謂和氣餘謂過也為之宮室臺榭使足以避燥濕養德辨輕重而已不求其外德謂君上之德輕重事卑詩

曰雕琢其章金玉其相章又以為金玉為質勉力為善所以網紀四方也與詩義重多也非特以為淫泰也固以為王天下

小異若夫重色而衣之重味而食之重財物而制之合天下而君之直用也

治萬變材萬物材與養萬民兼制天下者為莫若仁人之善也夫故其知慮足以治之其仁厚足以安之其德

音足以化之得之則治失之則亂百姓誠賴其知也故相率而為之勞苦以務佚之以養其知也為智誠美其

厚也故為之出死斷亡以覆救之以養其厚也厚思厚也出死謂出身致死斷猶判也言判其死亡也覆蓋誠

美其德也故為之雕琢刻鏤黼黻文章以藩飾之以養其德也藩有德者宜備也故仁人在上百姓貴之如帝也

親之如父母為之出死斷亡而愉者愉無他故焉其所是焉誠美其所得焉誠大其所利焉誠多也言百姓所

得者多故親愛之也詩曰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此之謂也勞以奉上也鄭云集猶成也蓋猶皆也轉

成召伯則皆告之云可以歸矣注宋本云可歸哉故曰君子以德小人以力君子以德撫下故力者德

之役也力為德百姓之力待之而後功百姓雖後有功也百姓之群待之而後和百姓以力事上也力者德

姓之執待之而後安百姓之壽待之而後長皆明待君上之德也父子不得不親兄弟不得不順男女不得不

歡少者以長老者以養故曰天地生之聖人成之此之謂也引古者有此語今之世而不然厚刀布之歛以奪之

財重田野之稅以奪之食苛關市之征以難其事皆有稅也征亦稅也苛關市之征出入賣買不然而已矣如此

而有倚挈伺詐權謀傾覆以相顛倒以靡散之有請為又持據其事挈舉其過伺候其罪詐偽其辭顛倒反覆

上粥其城倍其節而不死其事者無他故焉人主自取之粥其城謂上無恩德故下亦傾覆之詩曰無言不

譽無德不報此之謂也詩大雅兼足天下之道在明分掩地表畝也謂耕田使土相掩表明刺少殖穀也

古草多糞肥田是農夫衆庶之事也守時力民守時敬授人時力民使之疾力進事長功進其事業和齊百姓使人不偷是將

率之事也將率猶主領也若今宰守高者不旱下者不水寒暑和節而五穀以時孰是天下之事也是天下之聖君賢相之事也此下宋本提行

兼而覆之兼而愛之兼而制之歲雖凶敗水旱使百姓無凍餒之患則是聖君賢相之事也此下宋本提行

墨子之言昭昭然為天下憂不足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非公共也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今之士之生五穀

也人善治之則畝數盈一歲而再獲之蓋當時以盆為量考工記曰盆寔二補墨子曰子墨子弟子仕於衛而

獲讀然後瓜桃李一本數以盆鼓一本一鼓也鼓量也禮記曰獻米者操量鼓數以盆鼓謂然後董菜百蔬

以澤量澤平菜也疏與詭同以澤量言滿然後六畜禽獸一而刺車一獸滿一車鼇鼉魚鱉鱣以時別一而

成群別謂生有與母分別也以時別類皆天成羣然後飛鳥鳧雁若煙海遠望皆烟然後昆虫萬物生其間

昆虫坻蜚蠊蚋之屬也除大物之外其間又有昆虫萬物鄭云可以相食養者不可勝數也夫天地之生萬物

也固有餘足以食人矣麻葛繭絲鳥獸之羽毛齒革也固有餘足以衣人矣夫有餘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

墨子之私憂過計也天下之公患亂傷之也胡不嘗試相與求亂之者誰也我以墨子之非樂也則使天下亂

墨子之節用也則使天下貧非將墮之也說不免焉非將墮毀墨子論說不免如此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國諸侯將感然衣

麤食惡憂戚而非樂墨子言樂無益於人故作非樂篇無樂則人情憂戚故曰憂戚而非樂也若是則瘠瘠則不足欲不足欲則賞不行瘠奉養薄

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將少人徒省官職景反上功勞苦與百姓均事業齊功勞謂君臣並耕而治若是則不威

不威則罰不行上下踈隔故得以法臨馭若君臣齊等則威不立賞不行則賢者不可得而進也罰不行則不

肖者不可得而退也賢而退不肖賢者不可得而進也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則能不可得而官也置於

富國篇 十一 育文書局石印

列位也若是則萬物失宜事變失應上失天時下失地利中失人和贊罰不貳也天下放然若燒若焦職

廢置也若燒若焦言萬墨子雖為之衣褐帶索噴菽飲水惡能足之乎惡音烏既以伐其本竭其原而焦天下

矣故先王聖人為之不然知夫為人主上者不美不飾之不足以一民也不富不厚之不足以管下也管猶

威不强之不足以禁暴勝倬也故必將撞大鐘擊鳴鼓吹笙竿彈琴瑟以塞其耳必將雕琢鏤黼黻文章以

塞其目銅與必將芻黍稻粱五味芬芳以塞其口塞猶充也然後眾人徒備官職漸慶賞漸嚴刑罰以戒其心使天

下生民之屬皆知已之所願欲之舉在是于也故其賞行說死亦作是于也○正文是于是生民所願欲皆在于是刑

注語互陽誤甚皆知己之所畏恐之舉在是于也故其罰威其罰威則賢者可得而進也不肖者可

得而退也能不能可得而官也若是則萬物得宜事變得應上得天時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則財貨渾渾如泉

源渾渾水流貌如泉源言不絕也渾戶本反汭汭汭如河海汭讀為滂暴暴如丘山委積高如丘山也不時焚燒無所藏之夫天

下何患乎不足也故儒術誠行則天下大而富使有功大謂為泰優泰也使謂為撞鐘擊鼓而和詩曰鐘鼓嗶

嗶管磬玲瓏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此之謂也積周頌賦競之篇毛云嗶嗶玲瓏皆聲和貌

復也管磬玲瓏元刻作磬將將案說文作管磬雙今從宋本又注反故墨術誠行則天下尚儉而彌貧

非闕而日爭墨子有非攻篇非攻即非闕也既上失天時下失地利則物出勞苦頓萃而愈無功愀然憂戚非

樂而日不和說文云頊下首也卒與頊同上下不能相刺雖勞詩曰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愴莫懲嗟

此之謂也詩小雅節南山也嗶嗶何重也嗶病也垂事養民謂施小惠也○宋本連上條今案當分段拊循之

吮嘔之拊與撫同撫循慰悅之也吮嘔嬰冬日則為之鐘粥夏日則與之瓜麩麩煮麥飯以偷取少頃之譽焉

是偷道也可以少頃得姦民之譽然而非長久之道也事必不就功必不立是姦治者也姦人為治治

務民信然也盡人功貌說文云信終也要時趨時也務進事長功益上之輕非譽而恬失民恬安也言不願下之

務民信然也盡人功貌說文云信終也要時趨時也務進事長功益上之輕非譽而恬失民恬安也言不願下之

民事進矣而百姓疾之而百姓進是又不可偷偏者也言亦不可苟且徒壞墮落必反無功雖前求功利旋

也無成功也○徒故垂事養譽不可以遂功而忘民亦不可甚甚道也用故古人為之不然使民夏不宛賜民

謂使民也宛讀為溫暑氣也詩曰蠃隆蟲蟲踣傷暑也或曰冬不凍寒急不傷力緩不後時皆謂量民力

當為與象文宛字與與字畧相似遂誤耳與於六反熱也

事成功立上下俱富而百姓皆愛其上人歸之如流水親之歡如父母為之出死斷亡而愉者無它故焉忠信

調和均辨之至也均平均辨故君國長民者欲趨時遂功則和調累解連乎急疾忠信均辨說乎賞慶焉必先

修政其在我者然後徐責其在人者威乎刑罰自古君國長民已下其義味詳亦恐脫誤或曰累解累解釋

乎急疾言效上之急不後時也若忠信均辨則民悅乎慶賞若二德者誠乎上則下之應如景嚮三德謂調和辨

先責已而後責人則民畏乎刑罰累音類解住買反說讀為悅

已而後責人也誠乎上謂上誠意行之也雖欲無明達得乎故書曰乃大明服惟民其力懋和而有疾此之謂

也書康誥懋勉也言君大明以服下則民勉力為和調而疾速以明效上之急故不教而誅則刑繁而邪不勝

教而不誅則姦民不懲誅而不賞則勤屬之民不勸屬之欲反屬或為屬誅賞而不類則下疑俗儉而百姓

不一儉當為險險謂微幸免罪苟且求賞也故先王明禮義以壹之致忠信以愛之尚賢使能以次之爵服慶

賞以申重之申亦重也時其事輕其任以調齊之時其事謂使人施時不奪之潢然兼復之養長之如保赤子

潢與混同潢然水大至之說也若是故姦邪不作盜賊不起而化善者勸勉矣化善化而是何邪則其道易平易行其塞固其政

令一其所所民者固其防表明明白易識故曰上一則下一矣上二則下二矣辟之若少木枝葉必類本此之謂也

辟請為譬木草字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之利也不愛而用之不如愛而後用之之功也利而後利之不如利

而後用之者保社稷也不利而利之不如愛而用之者危國家也觀國之治亂臧否至於疆易而端已見矣與

場同端首也其候徽支繚分繚繞言委曲巡警也其竟關之政盡察竟與境同盡察極是亂國已亂國多盜

見賢遍反富國篇

察之入其境其田疇穢都邑露是貪主已露謂無城郭垣主貪財用今從宋本觀其官職則其治者不能觀其便嬖則其信者不慙是閭主已便嬖左右小臣寵幸者也信者不慙所凡主相

臣下百吏之俗其於貨財取與計數也須孰盡察俗謂風俗取謂賦歛與謂賜與計數計算也須待也孰精孰

簡易急於其禮義節奏也芒屣漫楛是辱國已禮義節奏謂行禮義之節文也或謂為荒言不習孰也

其耕者樂田其戰士安難其百吏好法其朝廷隆禮其卿相調議是治國已逃難也觀其朝廷則其貴者賢觀

其官職則其治者能觀其便嬖則其信者慙是明主已凡主相臣下百吏之屬其於貨財取與計數也寬饒簡

易不汲汲於其於禮義節奏也陵謹盡察是榮國已陵言深於禮義也謹嚴也言不敢慢易也○案爾雅

陵謹義賢齊則其親者先貴能齊則其故者先官雖舉在至公也郭云凌據職釋文云案郭意當作陵然則

化而慮躁者寔而怒是明主之功已躁急也觀之強弱貧富有德驗先見也上不隆禮則兵弱上不愛民則兵弱已諾

不信則兵弱慶賞不漸則兵弱漸將率不能則兵弱帥同止好攻取功則國貧民不得安業也○上好利則國

貧賦斂重也士大夫眾則國貧所謂三百赤芻○元工商盡則國貧者少無制數度量則國貧則物耗費下貧則上

貧下富則上富百姓與不足故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垣窳食廩者財之末也垣築牆四周以藏穀也窳也

匹救百姓時和事業得叙者貨之源也等賦府庫者貨之流也時和得天之和氣謂歲豐也事業得叙耕稼得

皆錢穀通名別而言之則粟米帛曰財錢布龜貝曰貨也故明主必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而時斟酌焉謂財也酌謂財也

潢然使天下必有餘而上不憂不足如是則上下俱富交無所藏之是知國計之極也下無所藏言故禹十年

水湯七年旱而天下無菜色者十年之後年穀復孰而陳積有餘無食菜之色也是無它故焉知本末源流之謂也故田

野荒而倉廩寔百姓虛而府庫滿夫是之謂國慶傾也伐其本竭其源而并之其末然而主相不知惡也則其

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以國持之而不足以容其身夫是之謂至貪是愚主之極也以無所容其身者貪也將







王霸篇第十一

國者天下之制利用也天下用之利者無人主者天下之利欵也欵之最得道以持之則大安也大榮也積美

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則大危也大累也有之不如無之有國不及其暴也索為匹夫不可得也時○正文及

其暴也上元刻有齊潘宋獻是也潘與閔同齊潘王為潭齒所殺宋獻宋君偃也為齊潘王所滅呂氏故入主

天下之利欵也然而不能自安也安之者必將道也必將以道守之故用國者義立而王信立而霸權謀立而亡三者

明主之所謹擇也慎擇之仁人之所務白也白明擊國以呼禮義而無以害之使呼召禮義言所務皆禮義也

無○正文之謂不以它事害禮義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仁者不為也操然扶持心國且若是其固也

為落石貌也其所持心持國不行不義不殺無罪落然如石之固也正文操元刻從木注作操然落石貌今

然如扶持之義相去甚遠觀注又云落落落如石此注改操從落而訓為石貌其義正合若如元作落石貌今

義志也志意也主所極信率羣臣歸向之者則皆義之志謂不懷如是則下仰上以義矣是暴定也暴當為基

以義為本暴定而國定國定而天下定仲尼無置錐之地誠義乎志意加義乎身行之仲尼誠能義乎志意及

義行立身下孟反以著之言語以義著於言語謂濟之日不隱乎天下名垂乎後世仲尼行義既成之後不隱乎天

下莫能隱匿之天今亦以天下之顯諸侯誠義乎志意加義乎法則度量著之以政事案申重之以貴賤殺生使

襲然終始猶一也申亦重也既為政皆以義始又申重也如是則夫名聲之部發於天地之間也豈不如日月雷

霆然矣哉部當天下謂開發也顯諸侯義必如日月雷建也故曰以國齊義一日而白湯武是也齊當為濟以

於義一朝而名聲湯以毫武王以鄒皆百里之地也考卜維王宅是鄒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天下為一諸侯

為臣通達之屬莫不從服無它故焉以濟義馬是所為義立而王也非有它故但德雖未至也義雖未濟也者

亦有德義但末能至極盡濟也然而天下之理畧奏矣天下之謂條理者畧有節奏也刑賞已諾信乎天下矣謀許也己不許也禮記曰與其

柯盟之比也臣下曉然皆知其可要也約不與也約知其可與要政令已陳雖覲利敗不欺其民謂若伐原命三

比也約結已定雖覲利敗不欺其與與不親與其國謂若齊桓許故如是則兵勁城固敵國畏之國一暴民與

國信之為暴也雖在僻陋之國威動天下五伯是也伯讀曰霸又如字為諸侯之長曰伯非本政教也雖有政

備其非致隆高也致極也不如堯舜禹湯之極崇高也非暴文理也言其取祿非服人之心也未得天下歸心如文王此皆猶能

致霸鄉方畧不在用仁義也審勞佚審以仗待謹蓄積謹嚴蓄積不妄耗費修戰備齟然上下相信而天下莫之敢當齒

相迎也齒然上下相向之貌齒然上下相故齊桓晉文楚莊吳閔閔越句踐是皆僻陋之國也威動天下彊殆中國其彊能無它故焉

畧信也是所謂信立而霸也雖未能齊義畧取信擊國以呼功利此論權謀者也提乎一國之人以呼名功利

不務張其義齊其信唯利之求張內則不憚詐其民而求小利焉謂所梁伯好土功詐外則不憚詐其與而求

大利焉謂若楚靈王以義討陳內不脩正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有貨財也如是則臣下百姓莫不以詐心待

其上矣上詐其下下詐其上則是上下折也折如是則敵國輕之故輕人之心與國疑之權謀日行而國不免危

削暴之而亡則滅亡者齊閔薛公是也薛公孟嘗君田文齊閔王之相也齊閔王故用強齊非以修禮義也非以

本政教也非以一天下也綿綿常以結引也外為務引車也齊閔薛公不脩德政但使觀客引軸馳驚於它

以權詐故彊南足以破楚楚史記齊閔王三十三年與秦敗西足以誣秦魏共攻秦至玉谷軍焉北足以敗燕

○此句揚氏無注脫耳案史記六國齊閔及田敬仲中足以舉宋閔王三十八年伐宋宋王死及以燕趙起而攻

完世家皆不載唯燕世家載之當在齊閔及田敬仲中足以舉宋閔王三十八年伐宋宋王死及以燕趙起而攻

之若振槁然閔王四十年燕秦楚三晉敗我於濟西振擊也槁枯葉也言當權而身死國亡為天下大戮為天下

我辱也春秋傳曰古者明王伐不後世言惡則必稽焉後世稽考閔是無它故焉唯其不由禮義而由權謀也

敬而其京而封之以為後世言惡則必稽焉後世稽考閔是無它故焉唯其不由禮義而由權謀也

敬而其京而封之以為後世言惡則必稽焉後世稽考閔是無它故焉唯其不由禮義而由權謀也

三者明主之所以謹擇也而仁人之所以務白也有比二本無兩以字及而字唯宋本有之下文亦同案篇首記

以致其神重訂蓋善擇者制人不善擇者人制之善擇者用王霸不國者天下之大器也重任也不可不善為

擇所而後錯之錯之險則危所處也錯不可不善為擇道然後道之涂歲則塞之歲與穢同塞謂行不通也

塞則亡注所以為之善擇○之字元列作王案此擇彼國錯者非封馬之謂也非受封疆立城郭之謂也何法之道

誰子之與也設問之辭既非封馬之謂問以何法導達之求誰人付與之識能足馬也故道王者之法與王者

之人為之則亦王道霸者之法與霸者之人為之則亦霸道亡國之法與亡國之人為之則亦亡皆與道三者

明主之所以謹擇也而仁人之所以務白也語者丁蓋之也故國者重任也不以積持之則不立法持之則傾

覆故國者世所以新者也是憚憚非變也憚與坦同言國者但○世之憚旺而功者此積久之法坦坦然無變也

而勿者據古憚與坦同改王改行也自有改曰改王改行王所行之事步也○案或說古語王字木作王與王字

索畝田墨子作圖田改王改行也自有改曰改王改行王所行之事步也○案或說古語王字木作王與王字

形詭故一朝之日也一日之人也然而厭馬有千歲之固何也設問之辭一朝之日謂今日之生未保明日言壽

促也厭請為厭禮記曰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鄭注云閉藏貌曰援夫千歲之信法以持之也安與夫千

言事之易變人之壽促如此何故有屢然深藏千歲不變改之法乎曰援夫千歲之信法以持之也安與夫千

歲之信士為之也謂使百世不易政人無百歲之壽而有千歲之信士何也又問曰以夫千歲之法自持者是乃

千歲之信士矣以禮義自持者則足千歲之士不故與積禮義之君子為之則王與端誠信全之士為之則霸

與權謀傾覆之人為之則亡三者明主之所以謹擇也而仁人之所以務白也善擇之者制人不善擇之者人

制之彼持國者必不可以獨也君子可然則雖固榮辱在於取相矣身能相能如是者王文謂若湯伊尹身不能

知恐懼而求能者如是者彊樂若熱也身不能不知恐懼而求能者安唯便僻左右親比己者之用如是者危削

謂若楚襄王左州樂若熱也慕之而亡之宋獻比國者巨用之則大小用之則小巨者欒熒熒大而王慕小而亡小巨分流者存

小巨分流也如巨用之者先義而後利安不郵親疏不郵貴賤唯誠能之求夫是之謂巨用之小用之者先利而

後義安不卹是非不治曲直唯便僻親比已者之用夫是之謂小用之巨用之者若彼小用之者若此小巨分

流者亦一若彼一若此也或誠能之求或故曰粹而王駁而霸無一馬而亡此之謂也粹全也若舜舉皋陶不

一馬而亡駁也若齊桓外任管仲內任豎刁則小巨之分者無國無禮則不正禮之所以正國也譬之猶衡

之於輕重也猶繩墨之於曲直也猶規矩之於方圓也禮能正國譬衡所以辨輕重繩墨所以辨曲直規矩所以定方圓也正錯之而人莫之能

証也錯置也禮記云衡誠懸不可欺以方圓也○正各本作故今從宋本詩云如霜雪之將將如日月之光明詩逸為之

則存不為則亡此之謂也本亦各異也案無之字者勝下二句楊注不以為逸詩詩攷連引之為是國危則無

樂君國安則無憂民亂則國危治則國安今君人者急逐樂而緩治國豈不過甚矣哉譬之是由好聲色而恬

無耳目也豈不哀哉恬安也安然無耳目雖好聲色將何夫人之情目欲綦色耳欲綦聲口欲綦味鼻欲綦之心

欲綦佚具氣也凡欲香亦謂之臭禮記曰佩容臭此五綦者人情之所必不免也養五綦者有具具謂廣大富

之道無其具則五綦者不可得而致也萬乘之國可謂廣大富厚矣加有治辨彊固之道焉有謂為又厚治辨彊固

治國者非知樂者也故明君者必將先治其國然後百樂得其中得於治國之樂並音洛閭君必將急逐樂而緩

治國故憂患不可勝校也校必至於身死國亡然後止也豈不哀哉將以為樂乃得憂也將以為安乃得危焉

將以為福乃得死亡焉豈不哀哉於乎君人者亦可以察若言矣於乎讀為嗚呼若言如故治國有道人主有

職守其職也若夫賁日而治詳一日而曲列之賁日積日也積日而使條理詳是所使夫百吏官人為也不足

以是傷游玩安燕之樂煩碎之事既使百吏官人為之則若夫論一相以兼率之使臣下百吏莫不宿道鄉方

而務論謂討論選擇之也率領也宿道止於道也向方是夫人主之職也論相乃是入主之職若是則一天下

名配堯禹人主者守至約而詳事至佚而功詳垂衣裳不下算席之上而海內之人莫不願得以為帝王夫是

名配堯禹人主者守至約而詳事至佚而功詳垂衣裳不下算席之上而海內之人莫不願得以為帝王夫是

之謂至約樂莫大焉人主者以官人為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為能者也人主得使人為之匹夫則無所移之

百畝一守事業窮無所移之也移於人若人主必躬耕家也耕稼窮於此無所今以一人兼聽天下日有餘而

治不足者使人為之也而不足言不聽治也使人為之故得如此尸子曰先南撫交趾北陳幽燕東西至日之

所出人有餘日而不足於治者怨也韓子曰夫為人主而身察百官則日不足力不給大有天下小有一國

也故先王舍已能而因法數審賞罰故治不足而日有餘上之勢使然也日而實反

天子謂天子○虞王合諸侯本必自為之然後可則勞苦耗殫莫甚焉耗謂精神竭也如是則雖臧獲不肯與天子

易執業臧獲奴婢也方言曰荆淮海岱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燕齊亡奴謂之臧亡婢謂之獲或曰取貨謂

也○案方言燕齊作燕之獲皆為有罪為奴婢者故周禮其奴婢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索就業權執事業

北郊又周禮其奴無婢字以是縣天下一四海何故必自為之是以寡縣天下之重於不任之也為之者役

夫之道也墨子之說也墨子之說必論德使能而官施之者聖王之道也儒之所謹守也官施謂建百傳曰農

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大夫分職而聽聽其政治建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總方而議也

其所總之政相映於內是總方而議之者也則天子共已而已共讀為恭或讀為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

不辨治謂如此也出若入若謂內外皆如此也是百王之所同也而禮法之大分也禮法之分在任人百里之

地可以取天下是不虛其難者在人主之知之也所以德取天下不知小國取天下者非負其土地而從之之謂也

非謂它國負荷其土道足以一人而已矣其道足以齊一人彼其人苟一則其土地且奚去我而適它彼國之

地來而從我之謂也故百里之地其等位爵服足以容天下之賢士矣道賢士有道德者也其官職事業足以容天

於我則其土故百里之地其等位爵服足以容天下之賢士矣道賢士有道德者也其官職事業足以容天

下之能士矣能士者循其舊法擇其善者而明用之足以順服好利之人矣木厚生之法而用之則民衣食足

而好利之賢士一焉能士官焉好利之人服焉三者具而天下盡無有是具謂俱也故百里之地足以竭

欽矣竭盡也有等位爵服官職事致忠信著仁義足以竭人矣足以致極也著明也言極忠信著仁義兩者合而天

門者善服射者也之蓬門即蓬蒙學射於羿蓬蒙善射故射者服之蓬音逢○案史通策傳亦作蓬門音逢迎

書以從作逢音薄江反子揚子王良造父者善服馭者也馭王良造父之御韓子曰字伯樂造父聰明君子者善服

人者也人服而執從之人不服而執去之故王者已於服人矣王者之功故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則莫若

羿蓬門矣射及遠中欲得善馭及速致遠則莫若王良造父矣欲調壹天下制秦楚則莫若聰明君子矣在商卿

楚秦天下強國其用知甚簡至少也其為事不勞而功名致大甚易處而暴可樂也故明君以為寶而愚者以

為難明君以任賢為寶愚夫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名為聖王兼制人人莫得而制也是人情之所同欲也而王

者兼而有是者也重色而衣之重味而食之重財物而制之重多也直用反案合天下而君之飲食甚厚聲

樂甚大台謝甚高謝與榭同○案說文無榭字公羊宣十六年榭園圍甚廣臣使諸侯一天下是又人情之所同

欲也而天子之禮制如是者也禮之與制如此其感制度以陳政令以挾挾讀為官人失要則死公侯失禮則

幽要政令之要約也禮記曰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幽四方之國有侈離之德則必滅侈奢侈離乘離

聲若日月功績如天地天下之人應之如景嚮景俗作影嚮宋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也而王者兼而有是者

也故人之情口好味而臭味莫美焉耳好聲而聲樂莫大焉目好色而文章致繁婦女莫眾焉形體好佚而安

重間靜莫偷焉間隙也或謂心好利而殺祿莫厚焉合天下之所同願兼而有之罕字天下而制之若制子孫

罕罕未詳罕或作畢言盡罕籠天下也斬序作罕罕戰國策燕太子丹謂荆軻曰秦有貪功之心非盡天下之

地字海內之王其意不厭或曰罕讀如以婚茶蓼之婦罕與漢書上媿翰釜之轉義同皆料理韓運之意也

猶罕籠也引此作罕罕俗作罕亦轉為罕人苟不狂惑戇陋者其誰能賭是而不樂也哉欲是之主竝肩而

存能建是之士不世絕千歲而不合何也曰人主不公人臣不忠也人主則外賢而徧舉人臣則爭職而妒賢

是其所以不合之故也外賢疏賢也徧舉人主胡不廣焉無郵親疏無貴賤唯誠能之求廣焉開泰說或曰

也若是則人臣輕職業讓賢而安隨其後如是則舜禹還至王業遂起復功一天下名配舜禹物由有可樂如

是其美者乎元○元判嗚呼君人者亦可以察若言矣以察如楊朱哭衢涂曰此夫過舉踵步而覺跌千里者

夫哀哭之楊朱戰國時人後于墨子與墨子弟子禽滑釐辨論其說在愛己不拔一毛以判天下與墨子相

如差而哭况跌十里者乎故甚哀而此亦榮辱安危存亡之衢已此其為可哀甚於衢涂此謂求誠能之士也

哭之易曰差以毫釐謬以千里也此亦榮辱安危存亡之衢已此其為可哀甚於衢涂此謂求誠能之士也

甚於衢也嗚呼哀哉君人者千歲而不覺也漢君人者千歲而無國而不有治法無國而不有亂法無國而不有

賢士無國而不有罷士國語曰罷士無武罷女無家章昭曰病也無行無國而不有愿民無國而不有悍民無

國而不有美俗無國而不有惡俗兩者並行而國在上偏而國安在下偏而國危上偏偏行上事也謂治法多

類下偏反是上一而王下一而亡謂今故其治法其佐賢其民愿其俗美而四者齊夫是之謂上一如是則

不戰而勝不攻而得甲兵不勞而天下服用甲兵從元刻故湯以亳武王以鄩鑄同皆百里之地也天下為一

諸侯為臣通達之屬莫不從服無它故焉四者齊也所關也桀紂即序於有天下之執索為匹夫而不可得也

即序於有天下之執謂就是無它故焉四者並亡也故百王之法不同若是所歸者一也上莫不致愛其下

而制之以禮上之於下如保赤子政令制度所以接下之人百姓有無理者如毫末則雖孤獨鰥寡必不加焉

不以毫末不理如於孤獨鰥寡也四者人所輕賤故故下之親上歡如父母可殺而不可使不順君臣上下貴

聖玉尤愛之孝經曰不敢侮於鰥寡而况於士民乎故下之親上歡如父母可殺而不可使不順君臣上下貴

賤長幼至于廢人莫不以是為隆正親謂親上也皆以然後皆內自者以謹於分不敢踰越也是百王之所以

同也而禮法之樞要也是百王之同淵愛滋以同用為詛可見也○正然後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

而勸士大夫分職而聽建國諸侯之君分士而守三公摠方而議則天子其已而止矣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

均莫不治辨是百王之所同而禮法之大分也亦謂致愛其下故皆若夫賞日而治平權物而稱用賈日積理

數於夫君子之前官人列官之數也大君子使吏所使役之君也故君人者立隆政本朝而當隆政所隆之政也所使要百事者

誠仁人也綱紀百事之要約也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立隆正本朝而不當所使要百事者非仁人也則身勞而國亂功廢而名辱社稷必危是人君者之樞機者也樞機在得賢相人君當為君人也故能當一人而

天下取失當一人而社稷危不能當一人而能當千人百人者說無之有也論說之中無此事能當謂能既能用人之當也當皆丁浪反

當一人則身有何勞而為助為皆垂衣裳而天下定故湯用伊尹文王用呂尚武王用呂尚卑卑於王者伯伯諸為霸齊桓公閨門之內縣樂詹秦游抗之修縣與蓋也泰與汰同抗與於天下不見為修天下不謂然九

合諸侯一匡天下為五伯長是亦無它故焉知一政於管仲也是君人者之要守也要守在任賢也知者易為之與力

而功名暴大智者知任君也舍是而就足為也舍是任賢之事何足為也故古之人有大功名者必道是者也道行也

任賢任賢之事喪其國危其身者必危者也故孔子曰知者之知固以多矣有以守少能無察乎上知音智下如字有請為又下同守少謂任賢

恭已而愚者之知固以少矣有以守多能無狂乎此之謂也守多事顛則在亂也治國者分已定則主相臣下百

吏各謹其所聞不務聽其所不聞謹謂守行無越思各謹其所見不務視其所不見聞讀為聞辟讀為辟安制謂安於國之制則雖幽閒隱辟百姓莫敢不敬分安制以禮化其上是治國之徵也聞讀為聞辟讀為辟安制謂安於國之制

正道治近不治遠道如此治明不治幽治一不治二主能治近則遠者理主能治明則幽者化主能當一則百

事正夫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者如此也是治之極矣既能治近又務治遠既能治明又務見幽既能當

一又務正百浪反是過者也猶不及也辟之是猶置木而求其景之枉也不能治近又務治遠不能察明又務

見幽不能當一又務正百是悖者也悖辟之是猶立枉木而求其景之直也故明主好要而闇主好詳任一相

澁澁好要不委人而自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故荒不及君者論一相陳一法明一指以兼復之兼相

之以觀其盛者也論選擇也指指歸也一法一指皆相者論列百官之長要百事之聽列置於列位也聽治也

謂紀綱也或讀為成觀其成功也相者論列百官之長要百事之聽列置於列位也聽治也

謂紀綱也或讀為成觀其成功也相者論列百官之長要百事之聽列置於列位也聽治也

謂紀綱也或讀為成觀其成功也相者論列百官之長要百事之聽列置於列位也聽治也

謂紀綱也或讀為成觀其成功也相者論列百官之長要百事之聽列置於列位也聽治也



失也要以飾朝廷臣下百吏之分修飾使度其功勞論其慶賞歲終奉其成功以致於君當則可不當則廢

地用禮大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故君人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休也用國者本元格本周昧得百姓

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彊得百姓之譽者榮三得者具而天下歸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天下歸之之謂

王天下去之之謂亡湯武者循其道行其義興天下同利除天下同害天下歸之故厚德音以先之明禮義以

道之致忠信以愛之賞賢使能以次之為尚爵服賞慶以申重之時其事輕其任以調齊之潢然兼覆之養長

之如保赤手漢與混同大水貌也生民則致寬謂衣食也使民則綦理辭政令制度所以接天下之人百姓有非理者

如毫末則雖孤獨鰥寡必不加焉是故百姓貴之如帝親之如父母為之出死斷亡而不愉者無它故也不

耳勝道德誠明利澤誠厚也亂世不然汙漫突盜以先之突陵觸也權謀傾覆以示之之佻優侏儒婦女之請謁以悖

之佻優侏儒短人使愚詔知使不肖臨賢生民則致貧隘使民則綦勞苦是故百姓賤之如僇惡之如鬼

吾欲泰庭而美若新序作賊之如禮記曰日欲司聞而相與投藉之去逐之藉踐也一作投藉也卒有寇難之

事又望百姓之為已死不可得也說無以取之焉論說之中無以此事孔子曰審吾所以適人適人之所以

來我也此之謂也適人之道為其復來報我也傷國者何也曰以小人尚民而威尚上也使小人在以非所取

於民而巧若上甲田是傷國之大災也大國之主也而好見小利是傷國其於聲色台榭園囿也愈厭而好新

是傷國厭足也不好循正其所以有啖啖常欲人之有是傷國啖啖并吞之貌○案循正三邪者在白中而又

好以權謀傾覆之人斷事具外事注也謂斷決若是則權輕名辱社稷必危是傷國者也本卷前作修正是修字是三邪者在白中而又

將隆禮義而審貴賤若是則士大夫莫不敬節死制者也節忠義制職分○敬作元刻作貴節百官則將齊其制度重其官秩若是則百吏莫不畏法而遵繩矣秩祿也其制取百官必將齊一其制關市幾而不征質律禁止而不偏質律質以為法故言質律也禁上而不偏謂禁止奸人曰質短曰劑皆今之券書也左氏傳曰趙盾為正董速逃由質之月乎是也鄭康成云而書一札同而別之長曰質短曰劑皆今之券書也左氏傳曰趙盾為正董速逃由質要或曰如是則商賈莫不敦慤而無詐矣百工將時斬伐徙其期日而利其巧任如是則百工莫不忠信而不質正也質正也

桀矣時斬伐即周禮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是也能與淫同緩也謂不自信也巧任巧者之任不從則百工亦與此同案所引墨子見難上篇作故上悅乎游民足乎食彼能縣鄙將輕田野之稅首刀布之歛罕舉

力役無奪農時如是則農夫莫不朴力而寡能矣但質朴而力作不務它能也士大夫務節死制然而兵勁然而當百吏畏

法循繩然後國常不亂商賈敦慤無詐則商旅安貨通財而國求給矣節錄之物百工忠信而不桀則器用巧

便而財不匱矣農夫朴力而寡能則上不失天時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廢是之謂政令行風俗美以守則固以征則疆居則有名動則有功此儒之所謂曲辨也

荀子卷第八此卷各本皆無注

君道篇第十二

有亂君無亂國有治人無治法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中禹之法猶存而夏不世王故法不能獨立類不能自行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源也故有君子則法雖首足以備矣無君子則法雖具失先後之施不能應事之變足以亂矣不知法之義而正法之數者雖博臨事必亂故明主急得其人而闇主急得其執急得其人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不急得其人而急得其執則身勞而國亂功廢而名辱社稷必危故君人者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書曰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擇此之謂也合符節別契券者所以為信也上好權謀則臣下百吏誕詐之人乘是而後欺探籌投鈎者所以為公也上好曲

私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衡石稱縣者所以為平也上好傾覆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險斗斛敦弊者所以為噴也斗元刻作勝素三輔黃圖御宿園出粟十五枚一勝大架如五勝勝與升同用敦弊即稌柴貞情上為噴也易繫辭傳見天下之頤京房作噴大八讚初一測黃純于潛化在噴也皆訓情此當作情實解

好貪利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鄙宋本世德堂本皆無鄙字今從元刻豐取刻與以無度取於民故械數者治之流也非治之

原也君子者治之原也官人守數君子養源源清則流清原觸則流濁故上好禮義尚賢使能無貪利之心則

下亦將慕辭讓致忠信而謹於臣子矣如是則雖在小民不待合符節別契券而信不待探籌投鈎而公不待

衡石稱縣而平不待斗斛敦弊而噴故賞不用而民勸罰不用而民服有司不勞而事治政令不煩而俗美百

姓莫敢不順上之法象上之志而勸上之事而安樂之矣元刻而勤上之事元故藉歛忘費而業忘勞冠難忘死

城郭不待飾而固兵刃不待陵而勁敵國不待服而誣四海之民不待令而一夫是之謂至平詩曰王猷允塞

徐方既來此之謂也請問為人君曰以禮分施均偏而不偏請問為人臣曰以禮侍君忠順而不懈請問為

人父曰寬惠而有禮請問為人子曰敬愛而致文請問為人兄曰慈愛而見友請問為人弟曰敬誦而不苟元刻作

愾請問為人夫曰致功而不流致臨而不辨請問為人妻曰夫有禮則柔從聽侍夫無禮則恐懼而自竦也此

道也偏立而亂俱立而治其足以稽矣請問兼能之奈何曰審之禮也古者先王審禮以方皇周浹於天下動

無不當也故君子恭而不難敬而不驕恭而不難所謂恭而安也說文驕以貧窮而不約富貴而不驕並遇

變應而不窮審之禮也本變應宋故君子之於禮敬而安之其於事也徑於不失其於人也寬怨寬裕而無阿

其所為身也謹修飾而不危通修飾元刻作修飾案飾與飾古皆其應變故也齊給便捷而不惑其於天地

萬物也不務說其所以然而致善用其才其於百官之事技藝之人也不與之爭能而致善用其功其待上也

忠順而不懈本待俗作其使下也均偏而不偏其交游也緣義而有類元刻作緣其居鄉里也容而不亂是

故窮則必有名達則必有功仁厚兼覆天下而不閔明達用天地理萬變而不疑元刻作理萬血氣和平

志意廣大行義塞於天地之間仁和之極也夫是之謂聖人審之理也 請問為國曰聞修身未嘗聞為國也

君者儀也儀正而景正君者槃也槃圓而水圓君者孟也孟方而水方也案帝範注引君者儀也下有民者景也又君者槃也下南民者水也句無

也君者孟也君射則臣決楚莊王好細魯故朝有餓人故曰聞修身未嘗聞為國也 君者民之原也原清則流清

原濁則流濁故有社稷者而不能愛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親愛已不可得也民之不親不愛而求其為已用

為已死不可得也民不為已用不為已死而求兵之勁城之固不可得也兵不勁城不固而求敵之不至不可

得也敵至而求無危削不滅亡不可得也危削滅亡之情舉積此矣而求安樂是狂生者也元刻作是聞狂

生者不胥時而落落胥也故人主欲彊固安樂則莫若反之民欲附下一民則莫若反之政欲修政美國則莫若

求其人彼或蓄積而得之者不世絕彼其人者生子今之世而志于古之道以天下之王公莫好之也然而于

是獨好之以天下之民莫欲之也然而于是獨為之好之者貧為之者窮然而于是獨猶將為之也不為少頃

輟焉曉然獨明於先王之所以得之所以失之知國之安危臧否若別白黑是其人者也夫用之則天下為一諸

侯為臣小用之則威行鄰敵縱不能用使無去其疆域則國終身無故故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

焉而亡詩曰介人維藩大師維垣此之謂也介人詩攷與元刻同宋本作介道者何也曰君道也君者何也曰能群也能

群也者何也曰善生養人者也善班治人者也善顯設人者也善藩飾人者也善生養人者人親之善班治人

者人安之善顯設人者人樂之善藩飾人者人榮之四統者俱而天下歸之夫是之謂能群不能生養人者人

不親也不能班治人者人不安也不能顯設人者人不樂也不能藩飾人者人不榮也四統者亡而天下去之

夫是之謂匹夫故曰道存則國存道亡則國亡首工賈農夫禁盜賊除姦邪是所以生養之也天子三公諸

侯一相大夫檀官士保職莫不法度而公是所以班治之也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使其人載其事而各

得其所宜上賢使之為三公次賢使之為諸侯下賢使之為士大夫是所以顯設之也修冠弁衣裳黼黻文章瑠

瑯

琢刻鏤皆有等差所以藩飾之也留季至於庶人也莫不驥其能得其志安樂其事是所同也衣煖而食  
充居安而游樂事時制明而用足是又所同也若夫重色而成文章重味而成珍備是所行也本衙船開聖王

財行以明辨異刺作財術上以飾賢良而明貴賤下以飾長幼而明親疏上在王公之朝下在百姓之家天下

曉然皆知其非以為異也將以明分達治而保萬世也故天子諸侯無靡費之用世大夫無荒淫之行百吏官

人無怠慢之事眾庶百姓無姦怪之俗無盜賊之罪其能以稱義偏矣故曰制則行及百姓亂則不足及王公

此之謂也至道大形隆禮至治則國有常尚賢使能則明知方纂論公察則民不疑賞克罰偷則民不怠兼

聽齊明而天下歸之然後明分職序事業材技官能莫不治理則公道達而私門塞矣公義明而私事息矣如

是則德厚者進而佞說者止貪利者退而廉節者起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逮時者殺無赦人習事事而固人

之百事如耳目鼻口之不可以相借官也故職分而名不探次定而序不亂兼聽齊明而百事不留如是則臣

下自更至於庶人莫不修已而後敢安正誠能而後敢受職百姓易俗小人變心姦怪之屬莫不反慙夫是之

謂政教之極故天子不視而見不聽而聰不慮而知不動而功塊然獨坐而天下從之如一體如四足之從心

本四脚末夫是之謂大形詩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此之謂也為人主者莫不欲彊而惡弱欲安而惡危欲

榮而惡辱是禹桀之所同也要此三欲辟此三惡果何道而使曰在慎取相道莫徑是矣故知而不仁不可仁

而不知不可既知且仁是人主之寶也而王霸之佐也不急得不知得而不用不仁無其人而幸有其功愚

莫大焉今人主有六患使賢者為之則與不肖者規之使知者慮之則與愚者論之使修士行之則與汙邪之

人疑之雖欲成功得乎哉譬之是猶立直木而恐其景之枉也惑莫大焉語曰好女之色惡者之孽也公正之

士眾人之座也循乎道之人汙邪之賊也元刻今使汙邪之人論其怨賊而求其無偏得乎哉譬之是猶立

枉木而求其景之直也亂莫大焉故古之人為之不然其取人有道其用人有法取人之道參之以禮用人之法

禁之以等行義動靜度之以禮知慮取舍稽之以成日月積久校之以功故卑不得以臨尊輕不得以縣重愚不得以謀知是以萬舉不過也故校之以禮而觀其能安敬也與之舉錯遷移而觀其能應變也與之安燕而

觀其能無流惰也元流惰疑即流淫元補作惰無流字接之以聲色權利忿怒患險而觀其能無離守也彼誠有之者與誠無之

者若白黑然可誣邪哉伯樂不可欺以馬而君子不可欺以人此明王之道也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傲者

縣貴爵重賞以招之致之內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隱遠人能中是者取之是豈不必得之之道也哉雖聖

人不能易也欲得善馭速致遠者一日而千里善馭下俗縣貴爵重賞以招致之內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

以隱遠人能致是者取之是豈不必得之之道也哉雖聖人不能易也欲治國馭民調一上下將內以固城外

以拒難治則制人人不能制也亂則危辱滅亡可立而待也然而求卿相輔佐則獨不若是其公也案唯便嬖

親比已者之用也豈不過甚矣哉故有社稷者莫不欲強俄則弱矣莫不欲安俄則危矣莫不欲存俄則亡矣

古有萬國今有數十焉是無它故莫失不之是也故明主有私人以金石珠玉無私人以官職事業是何也曰

本不利於所私也彼不能而主使之則是主闇也臣不能而誣能則是臣詐也主闇於上臣詐於下滅亡無日

俱害之道也夫文王非無貴戚也非無子弟也非無便辟也個然乃舉太公於州人而用之豈私之也哉以為

親邪則周姬姓也而彼姜姓也以為故耶則未嘗相識也以為好麗耶則夫人行年七十有二鬪然而齒墮也

鬪當作鬪與鬪同然而用之者夫文王欲立貴道欲白貴名以惠天下而不可以獨也非于是子莫足以舉之

故舉是子而用之兩是子宋於是乎貴道果立貴名果明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周之子

孫苟不狂惑者莫不為天下之顯諸侯如是者能愛人也故舉天下之大道立天下之大功然後隱其所憐所

愛其下猶足以為天下之顯諸侯故曰唯明主為能愛其所愛闇主則必危其所愛此之謂也 牆之外目不

見也呈之前耳不聞也而入主之守司遠者天下近者境內不可不略知也天下之變境內之事有弛易齟

差者參而人主無由知之則是拘脅蔽塞之端也耳目之明如是其狹也人主之守司如是其廣也其不可以不知也如是其危也然則人主將何以知之曰便辟左右者人主之所以窺遠收衆之門戶牖嚮也不可不早具也向同故嚮與人主必將有便嬖左右足信者然後可其知患足使規物元刻諷用其端誠足使定物然後可夫

是之謂國具人主不能不有遊觀安燕之時則不得不得有疾病物故之變焉如是國者事物之至也如泉原一

物不應亂之端也故曰人主不可以獨也卿相輔佐人主之基杖也不可不早具也故人主必將有卿相輔佐

足任者然後可其德音足以填撫百姓元刻脚鑣字其知慮足以應待萬變然後可夫人主謂國具四鄰諸侯之

相與不可以不相接也然而不必相親也故人主必將有足使喻志決疑於遠方者然後可其辯說足以解煩

其知慮足以決疑其齊斷足以距難不還秩不反君然而應薄行患足以持社稷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故人

主無便嬖左右足信者謂之闇無卿相輔佐足任者謂之獨所使於四鄰諸侯者非其人謂之孤孤獨而暗謂

之危國雖若存多人曰亡矣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材人謂王者因道之材願器使之拘錄計數

織畫而無敢遺喪是官人使吏之材也修飭端正飭作尊法敬分而無傾側之心守職循業循作不敢

損益可傳世也而不可使侵奪是士大夫官師之材也知隆禮義之為尊君也知好士之為美名也知愛民之

為安國也知有常法之為一俗也知尚賢使能之為長功也知務本禁末之為多材也知無與下爭小利之為

便於事也知明制度權物稱用之為不泥也是卿相輔佐之材也未及君道也能論官此三材者而無失其次

是謂人主之道也若是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美名上可以王下可以霸是人主之要守也人主不能論此三

材者不知道此道安值將卑欬出勞併耳目之樂而親自貫日而治詳一內而曲辨之慮與臣下爭小察而暴

偏能自古及今未有如此而不亂者也是所謂視乎不可見聽乎不可聞為乎不可成此之謂也不知道此

元刻







諫爭而不諂，矯然剛折，端志而無傾側之心。擡強貌。禮記曰：和而不流，強哉。擡是案曰：是非案曰：非是事中君。

之義也。調而不流，柔而不屈，寬容而不亂。雖調和而不至流，酒雖柔從而曉然。以至道而無不調和也。喻之貌。

至道無為，不爭之道。以至道則暴君不能加怒，無不調和，言皆不違拂也。而能化易時，關內之是事，暴君之義也。關當為開，傳寫誤耳。內與納同。言

之性時以善道開納之也。或曰：若馭樸馬，樸馬未調習之馬，不可遽牽制。必若養赤子，赤子嬰兒也。未有所以

曰：以道開通于君之心中也。若馭樸馬，樸馬未調習之馬，不可遽牽制。必若養赤子，赤子嬰兒也。未有所以

若貪饑人，使飢渴于至道如饑人之欲食，或曰：餓子日人感則死。故因其懼也而改其過，懼則思德，故

憂也而辨其故，端則遷善也。因其喜也而入其道，欣喜之時多所聽，因其怒也而除其怨，怨惡之人，因君

所謂焉。雖憂懼喜怒之殊，委曲皆得。書曰：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為上則明，為下則遜，此之謂也。書伊訓也。

書：事人而不順者不疾者也。不順上意也。疾，速也。疾而不順者，不忠者也。忠而不順者，

無功者也有功而不順者無德者也。故無德之為道也，傷疾墮功，滅苦故君子不為也。傷，安墮功滅苦未詳。或

故無德元，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國賊者以德復君而化之大忠也。復報也。以德行之事報白于

諸臣之復萬，以德調君而補之次忠也。謂臣教，以是諫非而怒之下忠也。使君有害賢之，不卹君之榮辱不卹

國之臧否，偷合苟容以之持祿養交而已耳。國賊也。若周公之於成王也可謂大忠矣。若管仲之於桓公可謂

次忠矣。若子胥之於夫差可謂下忠矣。若曹觸龍之於紂者可謂國賊矣。說苑曰：桀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其在

是仁者必敬人，凡人非賢則案不肖也。人賢而不敬則是禽獸也。禽獸不知敬賢。○正文不敬，蓋作不人，不

肖而不敬則是押虎也。押，輕侮也。言必見害禽獸則亂，押虎則危矣。及其身矣。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

莫知其究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之謂也。詩小雅小旻之篇。暴虎徒博馮河，徒涉人知其一莫知其

也。故仁者必敬人，敬人有道，賢者則貴而敬之不肖者則畏而敬之，賢者則親而敬之不肖者則疏而敬之

其敬一也，其情二也。若夫忠信端慤而不害傷則無接而不然是仁人之質也。其敬雖異至于忠信端慤不害

於不能不以人之不肖逆詐  
自為欲傷害之也質體也  
忠信以為質端慤以為統  
自處而待物者也端慤禮義以為文  
用為倫類以為理

倫人倫類物之種類言推  
近以知遠以此為條理也喘而言騰而動而一可以為法則  
也言一動一息之間皆可以為法則也騰人久反詩曰

不僭不賊解不為則此之謂也  
詩大雅抑之篇言不為人法則矣  
恭敬禮也調和樂也調和  
不謹慎利也鬪怒害也

故君子安禮樂利謹慎而無鬪怒  
是以百舉不過也小人反是  
通忠之順然有所壅塞故通之  
權險之平權

險之事使至于平也或曰權變也  
既禍亂之從聲君雖禍亂應  
三者非明主莫之能知也  
閭君不知所以殺害  
不可扶持則變其危險使治平也

爭然後善戾然後功出死無私致忠而  
夫是之謂通忠之順信陵君似之矣  
諫爭君然後能善遠戾君然後  
立功出身死戰不為私事而歸

子至忠至公信陵君諫魏王請救趙不  
奪然後義殺然後仁上下易位然後貞  
上下易位則非貞也而湯武是也

桀紂之亂天下易位而使賢愚當分  
歸於正道是貞也功參天地澤被生民  
夫是之謂權險之平湯武是也

過而通情和而無經  
上意而無常守不郵是非不論曲直  
偷合苟容迷亂狂生使生狂也  
夫是之謂禍亂之從

聲飛廉惡來是也傳曰斬而齊柱而順  
不同而壹此言反經合道如信陵湯武  
者也是所以斬之取其齊也所以

于理詩曰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  
此之謂也詩商頌長發之篇球玉也  
鄭玄云綴猶結也旒旗之垂者言

尺執圭珽以與諸侯會同結定其心  
如旌飾之旒也著焉引此以明湯武取  
天下權險之平為救下國者也

致士篇第十四明致賢  
士之義

衡聽顯幽重明退姦進良之術  
又使明也謂不偏聽也顯幽謂使幽人  
明顯不雍蔽也重明謂既明  
明黨比周之

譽君子不聽殘賊如累之譖君子不用  
殘賊謂讒害人如累惡加累誣人也  
隱忌雍蔽之人君子不近  
如賢雍蔽也忌謂貨財禽

犢之請君子不許  
行賂請也凡流言流說流事流謀  
流譽流期不官而衡至者君子慎之  
也流者無根源之謂也  
也

讀為橫橫至聞聽而明譽之事不為  
隱蔽如此則姦人不敗其謀也  
定其當而當然後士其刑賞而還與  
之謂其言當于善則事之以賞當于惡  
則事之以刑當丁浪反如是則姦言  
姦說姦事姦謀姦譽姦期莫之

試也忠言忠說忠事忠謀忠譽忠翹莫不明通方起以尚盡矣明通謂明白通達其意方起也夫是之謂衡

聽顯幽重明退姦進良之術別為一條似當川淵深而魚驚歸之山林茂而禽獸歸之刑政平而百姓歸之禮義備

而君子歸之故禮及身而行修義及國而政明能以禮挾而貴名自天下願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挾謂以禮挾也

禮浹洽者則貴名明白天下皆願從之地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此之謂也詩雅民勞之篇中國京師也

遠川淵者龍魚之居也山林者鳥獸之居也國家者士民之居也川淵枯則龍魚去之山林險則鳥獸去之國

家失政則士民去之無土則人不安居無人則土不守無道法則人不至無君子則道不舉故土之與人也道

之與法也者國家之本作也本作猶君子也者道法之樞要也不可少頃曠也得之則治失之則亂得之則安

失之則危得之則存失之則亡故有良法而亂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亂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傳曰治生乎君

子亂生乎小人此之謂也前王制篇亦有此得象動天得象則可以動天言美意延年美意延年美意樂意也無誠

信如神誠信則如神明誇誕逐魂逐魂逐去其精魂猶喪精也誇誇妄誕作偽人主之患不在乎不言用賢而

在乎誠必用賢此句有誤當作夫言用賢者口也卻賢者行也無善行則口行相反而欲賢者之至不肖者之

退也不亦難乎夫耀蟬者務在明其火振其樹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樹無益也南方人照蟬取而食今人主有

能明其德則天下歸之若蟬之歸明火也 臨事接民而以義變應寬裕而多容恭敬以先之政之始也多容

也然後中和察斷以輔之政之隆也政之崇高在輔以中和然後進退誅賞之政之終也故一年與之始三年與

之終終不教而殺謂之虐故為政之始寬用其終為始則政令不行而上下怨疾亂所以自作也先賞罰後書

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即女惟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書康誥言雖義刑義殺亦勿用即行之當先教後刑也雖

人于 程者物之準也程者度量禮者節之準也節謂君臣程以立數禮以定倫有禮則可以立君臣父子之數

倫德以致位能以授官授其德以序下之位者其能以授所凡節奏欲陵而生民欲寬節奏謂禮節奏陵欲

也倫德以致位能以授官授其德以序下之位者其能以授所凡節奏欲陵而生民欲寬節奏謂禮節奏陵欲

性民謂以德教養生民也言人君自守禮之節奏師奏陵而文生民寬而安師於雖之亦有文上文下安功名

則欲嚴密不弛慢養生民則欲寬宥不迫切之也師奏陵而文生民寬而安師於雖之亦有文上文下安功名

之極也不可以加矣君者國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猶尊也隆一而治三而亂自古及今未有二隆爭重而能

長久者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師術法也言有四德則可以為人尊嚴而憚可以為師者艾而信可以為師

五十四日者誦說而不陵不犯可以為師誦謂誦經說謂解其誦知微而論可以為師知精微之理而能

故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水深則回流回流旋也水深則樹落莫其根也宋本作水弟子通

利則思師思其厚于己也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此之謂也此言為善則賞不欲僭刑不欲濫賞僭則利及小人

刑濫則害及君子若不幸而過濫僭無濫與其害善不若利淫此數語全本左傳考荀卿以左氏春秋授

荀子 卷九 致士篇 十一 育文書局石印